

書叢藝文益羣

親見系吉

著琴葛

行刊社版出益羣

羣益文藝叢書

結 親

葛琴著

羣益出版社刊行

• 1949 •

• 親 結 •

著 者 葛 琴

發行人 吉 甫

刊行日期 一九四九年七月

基本定價 五 元 二 角

印刷者 協興印刷所

刊行者：

羣益出版社

上海(〇區)武昌路四七六號

有版權・滬 1 (0001—5000)

目次

教授夫婦	一
貴賓	二九
驟夫丁大福	五九
從刀鋒的缺口下來	八六
結親	一〇七
後記	一四七

教授夫婦

重慶地方的霧季又來了。好不透氣哪，啥子陰溝洞裏的日子嘛！

羅中達教授，特別覺到今年這季候，竟是那樣的困人。怎麼一動，都有種什麼壓力橫在他心裏。總之，那是一個絕大的錯誤：他不該把這位寶貝太太，從下江遠遠的省份接來。她的來到，使羅教授所渴望的寧靜生活，完全打碎。

但也可說，都是這三間害人的住宅累了他。那是最後復員的同事讓給他的。要不然，他做夢也不會夢到這女人。然而一年前的羅教授，他是多希望一個別開生面的寧靜生活啊！

— 1 —

那時候，別人熱烘烘的鬧復員，搶碼頭，攜名堂，依他看法，不是短見，便是盲目，一切決非久計！而且，他向來討厭做人尾巴，犯不着乾火亂竄，投進什麼羅網或漩渦裏去，所以他是決無移動必要。同時，三四年教授生活經驗告訴他，無論

大事小事，人與人之間，總該保持個若干分寸的距離，鼻子碰着眼睛，實在難於冷靜處理，所以，他也早不願住在校裏。眼望着這個機會，即使從他經濟學眼光上看，也不該隨便放過，於是幾天考慮，房子確定了。

自然，獨木不成林。光身住吧，不謹慎，也太寂寞。找個把志同道合的來住吧，別說一時難找，即使找着，也未免太傻。尤其使他苦惱的，多年孤獨生活，單說近來小館子包飯，他實在厭透膩透。校醫說他腸胃不好，那又何必他說，湯裏也少不了辣椒，不胃病也胃病啦！用人起火，自然別談，既不經濟，又難管束，校裏多少教授太太，整天氣得鴉鵒樣，動了武還不能解決問題。所以再三考慮，一封信，把太太叫來了。

這是一個相當大膽的嘗試。他不但要建立一個溫暖寧靜的家，而且對於太太這女人，雖說粗氣點，人還出秀，不是不可造就。他向來頭痛那些過份新派的女性，消耗本領很大，慾望永遠比山峯還高，自然而然，丈夫就變成她的牛馬。有時一對夫婦，手挽手走在路上，看着很幸福，可是一回到家裏，你知道他們由小衝突而大

磨擦，甚至破口動武！校裏住在他隔壁的彭教授，便是有苦說不出的典型例子。

至於人的造就問題，別人也許沒有那經驗，白手起家的羅教授，卻深通此術。譬如他的經濟學，以及他專長拿手的貨幣問題，可說膽魄小點的人，是衝不出來的。抗戰中，前線後方，內勤外勤的一陣筆桿生活，給了他無比衝鋒陷陣的勇氣，以及那多種各樣的能守能攻的戰術。小刊報而大刊報，地方性而全國性，羅中達一日千里，名滿天下，於是講師而教授，小城市而大都會，毋須後顧，勇往直前了。栽培一個女人，自己的太太，這還不容易嗎？

可是不到半個月，天哪，最使羅教授傷心的，這鄉下女人，完全原形畢露。佈置得合心愜意的三間屋子，怎麼也不能保持原有的雅潔和寧靜了。本來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客座書室臥房，清清謐謐，可是這女人，粗手笨腳，老把房裏的東西攤到客堂來，又把客堂裏的椅子什麼，只管拖進房裏去坐呀用的。說說她，這耳朵進，那耳朵出。客堂永遠變成她的洗衣作，滿地溼淋淋，有時還替你萬國旗樣兜空掛起，弄得兩扇紙糊格子窗，東個洞來西個孔。索性配上玻璃吧，羅教授恨起來

想，但化錢事少，不知哪時候起。教授卻癖愛着紙糊窗的風味，潔白安靜，而且據說還有科學上根據，紙糊窗能吸收充份的紫外光，玻璃則全無此用。幸好也不是玻璃，是玻璃，你就能保險她不戳上幾個窟窿？

羅教授總算還有耐心，雖然大勢已去，他還有最後堡壘可守，他想率性保持一間書室的完整吧。可是有鬼，剛一打算，她就立地進攻，廚房裏的七瓶八罐，一下把他那隻鑲有玻璃的書廚，飽飽滿滿的佔去了一半。替她拿出了，她又塞進了。而且一不留意，光滑的寫字桌上，一隻粗粗大大的鉢子給你猛地供上了，還拿起教授的洋書蓋着，壓上兩塊大磚頭。這，這，羅教授幾乎暴跳：

『你廚房做什麼用的？豈有此理！』

『老鼠好多，人也不怕。』

『吓！動動腦根啥！』

『簍衣蟲爬哩，這地方簍衣蟲真發笑！』

虧她居然還笑得出，而且那麼大聲大氣。幼稚！愚蠢！不知天高地厚的東西！

確也是，她鄉村長大，目不識丁。爺娘手裏，學會種桑養蠶，至今還是這點蟹腳本領。向來愛說就說，愛笑就笑，天還沒有她箬帽大。她和羅教授從小攀親，一來長得出秀，二來那時的羅教授恐怕連翻十八個紅腳盆，也想不到今天這麼遠大的前程呢！所以鬼子兵打到上海過來，到處亂麻麻，男女家一聲說成親，他們就草草率率拜堂了。半年不到，夫妻分離，女的留在鄉間，男的海闊天空地飛了出來。

八九年夫妻分離，羅太太雖說做了教授太太，她實在還摸不清到底應該怎麼個做法。教授教她認認字，她也很起勁，還抖起一枝筆來寫呢。有時教授的學生們來了，她也把那本平民課本拿出來，拉住他們問這問那的響響地唸。教授嘆氣皺眉頭，她可不懂他意思：又不繡花，硬要躲起在房裏頭？

慢慢，教授也懶得在這方面開導她了。然而她也並不寂寞。幾個月一來，她已經鷄鴨成羣，一陣出，一陣進，整天唧唧唧唧，到處鷄屎鴨糞。教授煩恨地罵她，她卻一股子勁說：

『東西貴啊，生蛋把你吃嘛！』

可怕，天生的低能！到底沒見過大世面！教授有時也叫她打扮打扮，同出去走一陣。使她看看別的教授太太，雖不指望她交際什麼，或如何程度的看齊，但至少也廣廣她眼界，多少帶點子別人的風度回來。可是低能，你朝南，她朝北，而且兩三趟一來，她死也不肯再去了。不去，就歇！也免得教授對她提心吊膽，說不上檯盤的話來。可是這低能的，倒和屋子周圍，那些坡上坡下的苦人頭搞得蠻熱絡，滿口的「啥子」「硬是」，見個人，遠遠裏就直呼直叫，弄得院子裏人來人往，像過路地方一樣。豈有此理！教授鼻子一捏，萬全之計，只有請她滾回去！

但會幾何時，教授有事進城。三四天回來，一推門進去，院子裏臭氣冲天，原有的草地，全給她變成黑色的園地了。再一望，牆角落裏，呔！這女人褲腳捲得高高，還在一鋤一鋤的鋤呢！教授全身發毛，走進房去，手指都冰冷了。

「喔，你回來啦！怎麼我一點也沒見你進來？」

許久，太太進來，見床上躺個人，嚇了一大跳。

「滾開！」

教授猛地跳起，蒼白着臉。

『滾開——聽見沒有？』

『你跟哪個生了氣嘛？飯吃過沒有？』

『別管，別管，我看你還是——』

教授不住的擺手，自然是打發她回去的話囉。但吞着未半句，作壩似的塞在喉嚨裏。原因是，一出口，法幣至少兩千萬。害人！害人！國家萬惡，萬惡！萬惡！簡直不成體統。半年多下來，還算是當教授的，只多一張嘴，就害得他焦頭爛額。別說太太回去路費——一口氣漲上十多倍，這可怕的數字不敢想像，平時簡直拮据，進次城一天也不敢多停。譬如抽煙，教授向來是講究的，但現實逼使他，不能不從「美麗」到「紅金」，「紅金」而又一瀉千里地退到「黑人」之類的奇怪雜牌，遇到人簡直不敢把煙盒打開。什麼話？不是國家害人，難道是教授當錯了？

『呃，我跟你說。』

教授一肚子怨氣，還是尋到他太太。太太可摸不着頭腦，她說：

『說什麼嘛？老是說也說的！』

『你這麼大聲幹嗎？叫你說話別大聲，說話別大聲，全無智識，這點記性也沒有！』

『我又不害病，你早不好討個三層樓小姐嘛？』

『呃，我問你，你打不打算在這裏住下去？』

『我不說，你要討三層樓小姐你討好了！』

太太忽然想哭，眼睛連霎兩下，眼淚沒有了。教授厲言正色地跟她約起法來。要在外頭登，就要做個外頭人的樣。千萬別場他的台，生活自有他料理。窮兇極惡，徒然可笑。鄉巴氣，小家氣，一概滾開，全是不登大堂的杉木天然儿！隨時動動腦筋，不許瞎七瞎八自肚皮亂搞。多學好樣，習上不要習下。至於那些坡上坡下的苦人頭，你知道他們什麼三教九流？無論那點上說，絕無往來必要！而且，不懂意思的四川話，切不可隨口亂說。教授突然又想起那句下流話，當時罵過她，現在還是臉孔鐵板，進一步責問她：

「你曉得「龜兒子」什麼意思？」

「咱個不曉得？」

「你說，你說我聽聽！」

「我不說，我說不過你！」

「你知道不能說嘛？至少你不能說！還有，你的那些旗袍呢？」

「箱子裏。」

「爲什麼不穿？」

「哪個一天到夜做客嘛？」

「呸！你這木竹筒吹火的！」

教授絕望悲叫，不屑再說什麼。總之這筆活債！非還不可。一定的，非解決她不可。這麼拖下去，教授半世人生，會白白給糟撻乾淨，永無翻身透氣的一天。

然而現實的發展，似乎專跟羅教授開玩笑，特別對教授專長拿手的貨幣問題，這玩笑是開得够慘的。使他一切幻想，不，這點可憐的家累，人生的活債啊，永遠

像記在鍋子底上一樣了。

太太去年霧季來的，到現在剛剛一年。這一年裏，羅教授完全走着一條沒底深的下坡路，隨着法幣的瘋狂傾瀉，急浪惡潮遍捲全國，使他教授地位，一落千丈，愈來愈渺小可憐了。雜牌煙捲，固然早不敢奢望，沒牌子煙，也不免望洋興嘆，偶然才吸這麼一支兩支。這些都還不去說它了，尤其是幾天前抗戰初年一位好友，原在市區某報當內勤。忽然深夜溜來找他，說是名上黑榜，打算喘息幾天，想法脫險。憑心說，教授當時不僅同情，且也很想給他點幫助。這樣的朋友，當年到處都有，這多年來，莫說別人早已把他忘記，他自己也不禁有隔世之概了。所以對於這位受難朋友，怎麼說，都該掬心盡意一番。但眼前生活明明留客都成問題，不禁背脊一寒，臉色死白，他雖極力壓迫自己，平靜些，靈活些，但仍然覺得自己的眼光，不時從朋友臉上閃開，無緣無故去望這些不相干的檯脚或是牆角，最後他奮身一振，破口大罵國家黑暗倒退，悲憤激昂，一口氣罵到後半夜，兩眼通紅，青筋暴突。但朋友忽然站起，握住他的手說：

『沒有關係，這裏我還有幾個學生好找。』

『怎麼，我這裏住還不成多大問題啥！』

教授怯怯地望他，紅眼睛裏浮着淚光。

『不了吧，趁天不亮，我去找他們。』

『那我去找不更方便嘛？』

然而朋友堅持要走。院門口，教授含着眼淚跟他說：

『我決不是害怕！唉，我大概已經不像個人了吧？』

『不必那樣感傷，我理解你。』

哦！他理解我？然而他衝出門堂時那一股風？他理解我？他理解我什麼啊！

教授望着黑暗中走上坡路的人影，他極度暈眩，幾乎想放聲大哭。

真是一言難盡。幾天來教授彷彿整天踏在火上沒有個安身地方。國家害人！叫
它要死快點斷氣，它可偏要活牽命，死害人！

據說昨天起，教授家裏已經正式斷糧。眼巴巴到晚上，太太糊裏八塗搞些麵

塊，泥土一樣，一口熟一口生，虧她還嚙得津津有味，誇說湯裏的菜葉子鮮。算是她種的，種株把菜又抵個什麼屁！平時胃口，三個教授也抵不上她，豈有此理！總之錯在頭裏，千萬不該叫她出來，要不然大不了學校包飯，管它爛米霉米，倒也一身輕快，無憂無慮！

教授最怕憂慮。論年齡還不過三十五六。但得志過早，大世面裏混來混去，別的不見多大成就，卻把個心境混得蒼老非凡，當年那種衝鋒陷陣的勁道，完全隔世，簡直不敢想像。彷彿一個披肝瀝膽走上山頂的人，要緊喘息，再不敢回頭去望那些猙獰陡削的山壁，荆棘叢莽毒蛇猛獸的谿壑一樣。所以有時，他會突然一轉念，想逃到什麼僻靜地方，讓他過一陣無憂慮的日子。自然這種想法，教授也明知有點可笑，然而想着的一剎時，他並不覺得如何可笑，而且多少也能得到一種慰藉，所謂精神上的解放吧？

然而現實可惡，即使超物質的精神道路，也仍然有不通時候。今天一早起來，窗外天空雖依然灰霧濛濛，但屋外空氣，到底要比室內好些。教授扣上紐扣，滿想

出去散會步，管它什麼柴米油鹽，暫爲安靜片刻再說。可是剛一開門，太太像隻大貓，蹲在沒腿深的菜地上，哇一聲叫住他。他眉頭一愁，臉色頓時灰黯。其實太太並未提到米糧什麼，祇一股勁告訴他：

『你看，奇怪不奇怪，我那面的菜有蟲，這面的一條也捉不到——來看嘛！』
教授心裏發恨，眼珠子也沒有動。

『你做啥嘛？』

太太走到他面前，一年夫妻生活，她已相當摸着丈夫的脾胃，沖口說：

『你別愁，我有法子。』

『你有法子？』

教授吃驚地連退兩步，偏起腦袋望着她，她說：

『我今天一定燒飯你吃，我把夾旗袍去賣掉它！』

教授憤怒地一震。這不成體統的提議，簡直是當面給他侮辱，比打他耳光還難受。但一眼望，太太臉色黃瘦，大眼睛裏的黑眼球，寬裏七落地像隨時要掉出來，

心裏一陣酸，覺得這女人也可憐，苦扒苦做，生命泥土也還不如。才使他脾氣沒有爆炸，斬釘斷鐵地說：

『這些事用不着你管，我跟學校說話去！』

教授散步的心情完全垮了，他一口氣往學校走。過度緊張，使他失去往常那種瀟灑而又齊整的步伐，他急急跨進校門，正和有苦說不出的彭教授，幾乎迎面一撞。彭教授拉住他，氣沖沖的說：

『快去簽個名吧！』

『簽名？』

羅教授陰鬱地望着他。對彭教授這種沒頭沒腦的猛闖舉動，甚為鄙視。直到彭教授說明，關於生活津貼問題，現在要責問部裏，究竟打不打算答復，大家在棺材口上等着之類的話，羅教授才釋然地透過氣來，也忿忿地說：

『一定！只要法律範圍所准許的，兄弟什麼樣的名都簽！』

他握住彭教授的手。

『今天舍間還有點兒小事，請老兄代勞吧。呃，一點兒小事，再見！再見！』他這就很快向會計處走。總算這次沒有落空，他訓了會計員一頓，預支了下個月薪水的四分之一——兩百萬可憐的法幣出來了。快近小街市地方，他又看見彭教授，撩起長衫不知兜着些什麼，他忽然十分同情他，真是一家不知一家啊！當他確定那衣兜裏像半個足球樣幌動的東西，他心裏着刺似的臉上一紅，急忙別過頭去，作算沒有見他，免得彭教授難堪。

經過米舖，他也不知不覺停下脚步。但只一停步，他已經從人縫間看到米羅裏的牌價。

『啊，三十萬一升啦！』

他脫口叫出。一聳肩從人堆裏衝了進去，不由分說，抓起米羅裏的牌價，訓了米老板一通官腔。米老板卻笑嘻嘻地望望他，拿起他的短煙筒說：

『要買趁早囉，正還要漲呢！』

教授一時呆着，明明昨天還才二十二萬，今天一口氣漲了這多？會計處可惡，

連走兩趟不見人，這損失，豈有此理！不用老板說，這個來勢，漲是看得定了。他抓起一把米，攤在手掌裏看看，其實他不是再在鑑賞什麼米色，只是想是不是現在就買去？自然幾升米東西，舖頭是不會送的，他又望望自己的駝絨袍子，也像彭教授那樣吧？這未免又太不成話……。

「呃先生，你買不買啥？」

「有什麼東西包嗎？」

「那你買幾多呢？站過一點嘛！」

米老板煙筒一放，對付另外的人馬了。教授氣極，頭一昂，出了店舖。他一脚高一脚低的在路上走着，越想越氣，幹嗎要把這女人接來？找粒蟲子在頭裏爬！他反反覆覆責備自己，一闖進家門，更是火星四射，拿起客堂桌上兩三件濕衣服，一傢伙摔到地上，而且搗着桌子吼：

「你看，你要把我的地方糟成什麼樣？」

他滿眼裏鬚呀桶呀，頭頂滿掛着風乾的鬼菜，牆上斑斑剝剝，紙糊窗破爛煙

黑……一切一切，教授彷彿這時才特別清楚注意到，他十分窒息，恨不得一把火燒個精光。太太不聲不響拾起衣服，走房裏去拖箱子，鑰匙一響，教授清醒地：

『還不快去買米，摸什麼鬼啊！』

『你不早講，我以爲你又沒拿到錢哩！』

太太拖起長衣，一面穿一面走，半路，還是脫了，往桶口上一甩，來接丈夫的錢。丈夫睜她一眼，她有數，但心裏說：『長衣服去，就便宜點嘛？』響起脚步，轉背就走。

丈夫心煩意亂地嘆口氣，望着桶口上的衣服，問題不在這裏，他早沒心思打理這些。然而女人的倔強，卻不啻使他火上加油。他摸心一想，可怕不可怕，難道連她也瞧不起我？什麼話，親離衆叛，連最後一個朋友也不理解他，一切是錢，錢，錢！什麼朋友？什麼親人？然而這女人，吓！原始人一樣的東西！他突然衝出門去，指着上坡好久的大聲喝吼：

『下來！你下來！』

太太沒聽見，到是坡坡起了激動的回響。教授下意識地望着那高大的坡頭，一時覺到人微言輕，似乎什麼東西都在嘲笑他，壓迫他，要他的好看啊！

他回進書房，昏悶地拿起筆來，他要發奮，不該在這方面疏懶得太久。他拖過一篇洋洋萬言沒有完稿的經濟論文，翻了翻，只接着寫了兩句，誇啣一聲，太太進來了，滿頭大汗衝到他面前，直頭聲叫：

『不能吃啦！不能吃啦！四十萬一升還吃得它？』

『什麼？』

教授突然跳起，臉色死白。被這驟然的一擊，腦門昏痛，懊悔自己不先帶點回來。但就算四十萬，她爲什麼偏要空起手來？這不是明明逼他？好吧，親離衆叛！他桌子一拍，撲向太太——

『你說，你明說，你要逼死我不是？』

太太撲的掉下兩顆眼淚。她說：

『賣米的害人嘛！』

『什麼？』

他抓過女人手裏的錢，往地上一摔。

『你去做什麼的？你去做什麼的？』

『怕道一百萬也買它？怎麼由他說說的嘛！』

教授頭一昂，衝出來不知想做什麼？也許想一走了之吧？然而上那去呢？到處陰鬱沉悶，沒有一個人的臉比那壓在頭上的天好看些，他忽然覺到非常悲涼，活在這世上，衆叛親離，竟連一個走走談談的地方都沒有！幾身一旋，他望着木立在門堂里的女人，心頭直豎，一聲吼：

『你等什麼？告訴你——再等就沒有米啦！』

女人滿臉眼淚，拾着錢，脚步騰騰的走了。

『粗坯！原始人一樣的東西……！』跟着那遠去的脚步聲，教授連聲痛罵，且踢着一張小橈，使它撞在牆上，落下一陣泥沙的時候，他才稍稍平靜一些。

總之，不了！錯在頭裏，失着！失着！他甚至懷恨到讓屋給他的同事，固然，

他是兩擔米頂進來的，難道住了這多年還值得兩擔？那時現時的房價，那時現時的米價，怎麼能作一個公平的比律？豈有此理！羅教授不曾被騙，摸到一筆重利盤剝的惡債！

但心裏儘管生氣，腸胃活動機能並不因此停頓。他忽然覺得饑餓，一覺餓，立時頭昏眼暗，非常的餓了。他拉起手錶一看，二點三刻。怎麼？他突然跳起，四個鐘頭了，這死貨怎麼還不回來？他狂亂，眼睛可怕地發紅，在那悶死人的屋子裏，這頭走到那頭，那頭走到這頭，心裏劇跳，難道，難道，他一連說了十幾個難道，下文始終不敢想下去。

最後他往牀上一倒，但滿身着刺地又急急跳起，難道，這害人的！這害人的！他失魂落魄地朝門外走，他雖說不敢想下去，其實他早已想得很多很怕，尤其可怕的，這種原始人樣的東西，哪知道生命的價值？胡裏胡塗，泥土還不如！然而害人哪，害己害人！他站在坡上，向發亮的蒼茫的嘉陵江上一望，哦！脚跟都軟了！什麼話，你能這樣害人嗎？羅中達前世欠了你？他一顆心冰得緊緊，脚一溜，幾乎從

坡上滾下。

但突然，坡道拐角上，人影一晃，太太的聲音在叫他了：

『喂，我來了！』

羅教授昏亂地向她一望，脚跟劇烈顫抖，似醒非醒地不知說了句什麼，連自己也不懂。

太太面紅筋脹，大汗雨瀉，只管脚步騰騰的往家走。教授有氣無力地跟着她，剛才那顆心，死了一樣的不動了。直到走進客堂，太太勃頓一聲卸下肩上的米袋，教授吃驚地一震，忽又愁起眉頭說：

『你買些個什麼鬼來啦！』

他肚皮裏打好底子，要是什麼饑民吃的粉，他一定連人帶物叫她滾出去！然而太太說：

『米嘛，頂頂好的米！』

太太急氣直喘，脫下黑棉襖。

『米？』

『哪個騙你？』

『米？』

教授一個跟踉，昏亂地叫。

『這不要一兩斗——那來的？』

『三斗還不止呢！』

太太「哼」地一笑，用襯布衫扇撲自己的臉，不待教授再逼問，她大聲大氣說她搶米的經過。

『都是你嘛，要發氣啥！我一到街上，米店都關門了，我走來走去，三個米店不給我們開門，我等囉，只好等囉，人多哩，越等越多，擠死了，滿街裏都是人，敲死它門也不開！好！你不開啥——』

太太兩手一分，亮起眼睛說：

『你不曉得，十忙頭裏，唸啦達一響，天開門啦，天開門一樣的，擠不開的』

人，大家就搶！」

她兩腿一彎，正打算坐下大笑一場。卻不防橫裏一巴掌劈在她臉上，她幌了幌，鼻孔流血了，丈夫咆哮地吼：

『什麼話？你這下流的！』

他鄙夷地踢着那袋米，米袋屹立不動。

『滾，你給我滾出去！』

教授發瘋地拖她的人，她猛地摔開臂膀說：

『滾那去嘛？你把地方我！』

『呸！你這沒臉的害人東西，乾脆給我去死！』

太太一聲嚎，哭不出眼淚。她心裏叫：『爲啥要死？偏不死！』她望着丈夫死白的臉，突然反撲過去說：

『我害着你嘛？你要討三層樓小姐鬼叫你不討！』

然而丈夫一拳落在她胸上，她受不住了，一幌跌到地上。滿鼻滿口的血，她這

時才發覺。她吐着揩着，揩着吐着，地上，鞋跟，衣袖衣褲角，全是鮮紅的血，突然，她跳起，拖着米袋就走。然而丈夫一把拖，發尖聲叫：

『你做什麼去？』

太太決然地說：

『你不要，我還他去！』

『呸！你這不知死活的東西，告訴你，警察要槍斃你！』

突然什麼地方傳來一陣起火似的人聲。教授猛一怔，臉色發紫。他望牆圍外的前坡上，太太也跟着望了望，鬼也沒有！然而教授全身顫抖，彷彿刀在頭上，心臟都停止跳動了。

可怕的沉默。太太望着男人臉色一面不如一面，忽然輕輕地說：

『那我就送把後坡王老頭去，人家大小八口，媳婦還做月子，不曉得蓋上多少天鍋頭啦！』

然而教授牙齒一咬，發出更尖的聲音叫：

『放屁！你以為這樣警察就不槍斃你？你這害人的，那配做一個人！』

教授恨不能一口吞了她，立時取消她做人的資格。總之前河後井，天羅地網，不了！不了！院裏鴨子一叫，措亂的羅教授，荷地一聲直往裏壁走，太太幾乎想笑，她大起喉嚨說：

『怕什麼？本來那個叫他關門不賣啥！』

她放下米袋，自管自去廚房拿頂鍋，一會兒，來狠狠的挖上幾碗走了。

留在客堂裏的羅教授，始終木頭樣釘在那裏，腦門角崛起一條筋，別篤別篤地跳。突然間，他發出一個可怖的，幾乎不是人叫的聲音，他清楚望見前面坡上，七八個警察押起一大串襤褸的苦人頭走過去，他奮命一震，想叫他的女人，又去找自己的卡片，慌亂一團，但始終沒移動一步。最後飛快的一剎間，卻把兩扇客堂門緊緊地關上了。他一個踉蹌，跌在米袋上，他明知自己沒有這把力，然而兩手一端，那袋屹立不動的傢伙，卻被端進房去了。不到一分鐘，米缸安然蓋上。他拿了掃帚出來，藉着門縫裏一條亮光，掃開地上殘餘的米粒，週身從頭到腳又出了一次

冰冷的大汗。

啊！這是夢吧？教授極度紊亂。他悲涼地問自己，一拳頭擊落在自己腦門上，他心裏叫：『羅中達，你，卑劣無恥！』

他突然衝進書室，他要爆炸！他要使一切黑暗無恥，殘酷卑劣，一切活牽命死害人的妖魔鬼怪，和他這渺小可憐不足道的羅中達，一起爆炸個乾淨！他抓起桌上一篇沒有完稿的如何挽救之類的經濟妙文，望也沒望，一口氣撕成粉碎！

踏着那些碎片，突然，他望紙窗破洞外陰沉的天空，他心頭一陣酸痛，活在這世上，他完全吊在空裏，最後連那樣一個朋友也離開了他，他沒有害過人，然而誰害人？誰害的人？

他一陣惡心的胃寒，忽然嘩地嘔出大量發酸的黃水在地上，最後他吼：

『搶吧！搶吧！爲什麼不能搶？』

他走進臥室，倒在牀上，極度的疲乏與饑餓，使他睜不開眼睛。

他醒來，天已黑透，太太亮着燈在推他。

『吃飯囉！快起來吃飯吧！』

太太的聲音啞了，且有一點抖。燈光裏，她大眼落落地，嘴角邊還凝着一塊黑色的鼻血，教授心裏一陣酸痛，但沒說什麼，走出房門，他一屁股坐在客堂桌前面。滿碗潔白的飯粒，魚牙齒樣在燈下發閃。他有生以來沒有聞到過這種香味。太太還特意去爲他買了幾根臘腸，放在盤子裏蒸熟了，也在熱騰騰的冒氣。教授悄悄把這盤子拖過一點，不要全放在他面前，表示要吃大家來吧。

但太太剛一坐上，忽又霍地站起，教授吃驚地問：

『做什麼？趕快吃囉！』

他筷子敲敲腦壳，啞着喉嚨說：

『我忘記，包好包米記得要拿跟王老頭的，幾身一旋，鬼迷，啊呀——』

她走近窗口，從破紙洞裏向後坡張望，忽然說：

『冷冰冰的，王老頭家裏火星也不見，我去！我去！』

她一壁說，一壁很快地走。教授碗筷一放低下頭去。這沉重的頭，低到不能再

低；但忽地他也站起了，一股什麼力量推着他，使他不自覺的跟到客堂門口，心裏激動地想着什麼。

當太太點着火把從廚房出來，他突然異樣地一震。覺得火光裏的太太，忽然顯得那樣美麗高大，壓倒一切。經過他面前時候，那人影，那人影帶來的強烈的火光，竟是那樣地眩人刺眼，又那樣有力地吸住他的眼睛。

『哦，素梅！』

教授十分激動的心裏，第一次喚着這女人的小名。

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

貴 賓

在來年人民自己的國度里，還會有這樣的人嗎？

一九五〇年某月某日，平坦寬闊的京杭國道上，有輛銀灰色的小轎車，自東而西地飛馳過來。一片柔和的江南春景，把車裏的女主人吸住了。

她側偏着頭，靜靜地吸煙。『啊，美麗的！』她用低沉的英語這樣說。她確被那閃亮在綠野間的河流，以及那拂過車邊的垂楊感動着。她順手旋下窗上的厚玻璃，一任那帶着甜味和香氣的風，軟綿綿地吹着她，她眯上眼睛，頸間那條杏黃色的薄綢圍巾，飄動得十分輕快。

要是一二十年前，她會儘情地唱起來吧？但如今，究竟是四十開外的人了，儘管留美多年，可到底是個中國人，又向來出入於所謂上流社會的，唱呀叫的習慣，在她早已沒有了。

且不但如此，她近來的心境，紛亂得可怕，好像什麼時候都有種難言的寂寞感在壓迫她。雖說在這解放後的新中國裏，她也像別人一樣地自由來去，可是難道說中國不解放，她陸某人連這點自由也沒有嗎？且既是別人也有的一份起碼權利，那又有什麼了不起的珍貴呢？平凡啊，她生平最痛惡這兩個沒出息的字眼，但事實告訴她，一切就是那麼可怕的平凡。要不然，論資歷，論名望，就說論革命吧，她也組織過團體，至今還在領導着，那是國際也聞名的婦女民主會，雖說沒有幾個會員，但總是個團體，而且是個老團體，照例，聯合政府不該沒有她，不過那是一個意外吧了。老實說，正因為一切都平凡可怕，什麼「人民的勤務員」，即使非要她參加，她對這一曠古未有的可笑稱號，也有從長考慮的必要。不過儘管這樣，她覺得一些庸俗的人們實在太不能理解她，使她在人多場合，往往心意煩亂，感覺出奇的敏銳；而人少地方，也同樣的侷促不安，越發感到自己的孤單寂寞，正像當年丈夫故世後那樣，總想找個無人場所哀哭一場似的。然而當年心境，朋友們全部理解，一陣勸慰，也總有開朗間歇的時候。但如今一切變了，別說旁的，就是她親生的愛

女，以及她那位唯一的貼心幹部，也全都毫無所覺，動不動還反過頭來批評她，鬭爭她，這是她最爲痛苦無告的地方。

就說自由，又何嘗沒有千等萬樣的伸縮與顧慮？正因爲她不是一個太平凡的人物，所以很有些地方，使她不能不感到拘謹困苦，這也是她內心的一件憾事。譬如剛才車過江浙交界大雷灣地方，那浩瀚雄偉的太湖，豁然地展開在她腳下一般，當車子緣着山壁，緩慢而輕俏地行進時候，那煙似的湖面上，一些大小遠近的帆影，彷彿在閃爍的陽光下特地迎候她，『啊，美麗的！』她激動地手握着手，馬上想到幾句現成舊詩，幾乎脫口唸出。可是一呼呼吸間，她默然了。她寂寞的眼光，很快投落在前面年輕司機的背上，就是這個緣故，她需要檢點自己。有名的黃公館出來的人，那怕是個司機，甚或伙夫之類，你也不能小看他。滿肚子的馬恩列史毛，要是有什麼落在他們眼裏，你知道他們怎麼想，背後又怎麼說呢？一加一等於是二，這些人的腦筋裏就是一加一等於二。什麼人情世故，什麼友愛親誼，還不全叫這些公式代替了？自然囉，他們革了命，有的是領導權，天下屬於他們！雖說有人告訴

她，下一屆的全國民選，她也儘可以出來公開競選，但未來的事情，誰又愛想得那麼遠，而斤斤去爭這一杓呢？而且，呃！

她正在千頭萬緒思前想後的時候，一抬眼，偏偏那車頭上的小方鏡裏，有兩隻眼睛在望她。啊，她心頭劇烈地一震，覺得那眼光來得突然，且顯然帶着若干敵意和監視性質在裏頭，她停住呼吸一分鐘，然後振起精神，清清喉道，彷彿人若來犯，她決不放過一應戰的機會。然而年輕司機卻回過頭來，並拿給她一隻手提皮包說：

『涼吧，陸會長，拿件衣服披上好啦！』

『不，謝謝你。』

『那你把窗玻璃攏上吧。』

『不，謝謝你，我心裏有點悶！』

『喔！』

車子繼續原有的速度，司機的背影，也恢復先前的姿勢，一動不動，像塊生

鐵，沉重而冷酷地擋在她面前。她十分注意地望着它，她在研究它，她覺得沉重而冷酷的形態，那是布爾什維克的一個起碼類型。可不是，呢，就在這突然的一霎間，她鬆弛的心情忽又緊張起來，她覺得司機那最後的簡截回答，非常出乎她意外，唯恐別人麻煩他，要緊斬釘斷鐵，而且那生硬的聲音裏，分明是如何的耐不層，並含有嚴重的鬪爭意義，彷彿在給她警告：『你別自我了不起嘍，這全是舊社會意識！』

『Oh heaven!』她發出一聲痛楚的驚呼！那睜大的眼睛，卻很快給那冷酷的背影，擲出一個無聲而有力的反擊。她不屑，她根本就不該把這麼一個小布爾什維克放在眼睛裏，這是毫無必要，且是非常可笑愚蠢的事情。於是她疲乏地靠在背墊上，閉攏眼睛，心裏說：『哼，你還差得遠呢，跟我來統戰？還多該學學你們的部長吧！』

可不是，她一想起德高望重的黃部長，眉宇間的皺紋立地消開了。黃部長雖說也是個布爾什維克，但顯然有修養，有學問，有遼闊視野，海洋胸襟，一表風度，

確是個值得敬仰的人物。她昨天在莫干山療養院一個長途電話，告訴他病已痊癒，打算回南京換換空氣，黃部長居然就連夜派車，而且虧他夫人徐大姐想得週到，還特地在車裏替她舖上一條絨氈，她霍地睜開眼睛，望望身邊這條氈子，這不分明是她的東西嗎？那就當然是她親手舖上的囉。

這是一件富有歷史性的珍貴的東西啊！她那年從延安飛到重慶，一下機，不就是挾着這條氈子來第一個跟她握手嗎？接着跟她握手的，也就是今天的黃部長。

這一對革命夫婦，是實在是足以叫人敬佩的！她抽出氈子，把它蓋在腿膝上，於是投入一個溫暖的想像：當徐大姐百忙中親手來舖上這氈子時候，她那誠樸可親的樣子，短短的頭髮，紅黑黑的臉，彷彿就在她眼前一樣，自然不用說，她要嚴重囑咐司機，沿途如何小心注意她陸會長病後的健康，這是一定的，要不是她的命令，這個笨頭笨腦的傢伙，她望司機，又怎麼忽然會怕她受涼呢？這無疑是他上級的命令，儘管他心裏如何不願，但不能不服從，所以這就是囉！共產黨員們，那怕頭上出角，也仍然不能不服從黨的命令，這是無可違抗的。

於是她閃光的眼睛裏，立地想到一個積極的建議。她這次回京，非要向他們提出不可，這也表示她對共產黨的友愛和忠心的關切。

老實說，他們就實在有點民主過度。譬如歐美國家，就說美國吧，別的不談，他們整個民主作風，卻很自然，調和，適度，一點也沒有過火地方。但今天中國，如要真正實行優良的民主作風，卻非先從共產黨本身做起不可。他們上層還好，可是那些年輕的小共們，就不能不提醒他們，幾本經典一讀，哇啦哇啦，動不動要領導別人，實際上又懂得什麼？老實說，他們自己之間受得了，但不能不替別人着想，那麼氣勢凌人，簡直叫勝利充昏了頭腦。

這是有例為證。譬如莫干山療養院，那原是一個多麼高貴清幽的地方，但負責人毫無見識，也全不替別人想想，拼命把些個受傷兵士，肺癆病的工人農民之類塞進去，塞得飽飽滿滿，原來帶有甜味清香的空氣裏，簡直叫人呼吸都感到困難。而且一來就要唱歌，療養院那作興這麼做？革了命的醫生護士也全沒頭腦，不但不鎮壓，反而慫恿他們，參加他們，這是什麼民主？簡直是糟塌莫干山，浪費療養院！

全國那麼多病院療養院，這些個土包子那裏不好送，偏要得天獨厚，塞到雲霄裏的莫干山上去？說得明白點，硬就是跟她爲難，好像她就不配吃這份勝利的果實。其實要不是黃部長徐大姐的意思，一定勸她去休養休養，她是決想不到那裏去登仙，受他們的活害，可怕的精神磨折啊！雖說她寬做獨居的房間，儘可以關上紗窗玻璃窗，但這麼一關，戶外空氣就成了問題，而且客觀上立地形成兩條戰線，這不太可笑嗎？所以一言難盡，她匆匆的住了半個月，也就逼使她匆匆的下山來了。

像這樣的實例，一定要使他們上層清楚知道，要不然全像這些小共們的做法，簡直就沒有旁人在眼，還談得上什麼各階層？老實說，既是各階層，他們首先就不該用自己的尺度衡量別人，要求別人，這是絕對的錯誤！像黃部長徐大姐他們，是最有分寸，最有氣派，也正因爲這個緣故，她這次回京，非要進行她友愛的建議不可，一定的，絕對不能太民主！她想到這裏，額角沁汗，彷彿經過一次什麼戰鬥，內心雖激動，但同時也感到疲乏。於是重又眯上眼睛，靠在背墊上。

車子飛速前進，那條杏黃色的綢圍巾，飄飄地，飄飄地，彷彿連人帶物都要從

車窗裏飄出去。不知什麼時候，她忽然覺得有點饑餓，該沖杯奶粉吃吧，是的，她看錶，也正該是吃藥的時候了，於是她伸起兩個手指，在司機背上彈了一下說：

「喂，停車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停車！」

「啊？」

「什麼啊不啊——」

她十分激怒，難道停停車，也先要得到你的批准？什麼話，她用壓過一切的力量說：

「停車就停車！」

可就在這飛速的一霎間，車子發一聲尖銳的慘叫，不規則地向前衝去，以一種傾斜險惡的姿勢，在那個大水塘邊上停住了。近旁幾個過路人同時叫起來，那措亂紛雜的聲音，好像真的軋死了人。司機靈活地打開車門，當他看見那個還伏在地上

的老頭兒，心裏一聲叫，連忙下車，撲過去。

『老伯伯，沒有傷吧？』

他審視老頭兒週身，扶起他，老頭兒驚慌地說：

『大，大概，大概沒有傷着。』

『啊，對不起老伯伯，我煞車時候，就是因爲看見你老人家，要避開你，所以，呃，你看，』

他指車子，自己也仔細地望了一眼，危險啊，一隻前輪已凌空了！但對於老頭兒的冤枉受驚，心裏卻十分不安，於是說：

『老伯伯，你住在那兒？』

『怎樣，同志？』

『我送你回去。』

司機抱歉地拍着老頭兒身上的泥灰，還摸出小毛巾去揩他嘴角邊的黃泥吧。老頭兒大聲笑着推開他。

『同志別這麼客氣嘛，又沒有傷着那兒，一點泥巴怕什麼？』

『老伯伯你住得很近吧？』

司機望左近的一個大村莊。

『哇，又來客氣了！摔一交也勞你同志這麼耽心，真是，真是，』
爲了一定不要他送，老頭兒拔腳就走，可是走不幾步，很快回頭，大聲說：

『你看我這個人，真是老昏了頭啦！來，大家來！』

他吐口口水在掌裏，搓了搓，並要那幾個過路人也來幫忙，把車子扶上正路來。幾個人一擁而上，司機跑在頭裏，正在告訴他們如何用力的時候，卻把車裏嚇昏過去的人，突然驚醒了，她發出一個可怖的叫聲，且從窗裏伸出一隻手，狂亂地招着，招着。司機上去，拉開車門說：『陸會長要下車也好，不過我們的危險已經過去了。』

一聽這話，她臉色更爲蒼白。老頭兒輕手輕脚地上前一望，拉過司機小聲說：
『同志，這位太太驚得厲害，還是叫她出來，到我們家去歇歇，我們有新開甕

的糯米酒，給她鎮鎮驚蠻好的。」

車裏人又發出一聲尖叫，老頭兒一盆火似的烘上去：

『別慌，別慌，沒事兒啦！我家裏有糯米酒，蠻好的！』

『什麼？滾開！司機逃了嗎？』

『我不在這裏？』

司機快地走去。

『好，快給我扶着車子，還有剛才的那些個鄉下人呢？』

幾個鄉民一聽說，不約而同地退到路那邊，有一個憤憤地說：

『駕馬倒不小，老子偏不扶她！怕道這麼重的傢伙還會翻筋斗？』

好容易司機跟老頭兒兩個，一人一手扶着車門，一手彼此用勁地把她扶下了

車。她眼光發直，兩腿顫動，瞥見路旁有塊計程的石碑，一指手，便由這兩個人扶去坐下了。她接連喘上幾口大氣，然後向老頭兒發問：

『這地方有什麼機關沒有？』

『有，有，我們地方不小呢！有村政府，鄉政府，哪，哪，那邊過去就是區政府蠻近的。』

『縣政府離這裏多遠？』

『縣政府倒有一程呢，你們剛才過來不看見了嗎？』

她默然許久。最後叫司機把車裏的絨氈取來，披在身上之後，才決然說：

『那麼就叫這面的區長來看我吧。』

『人家忙呢！』

老頭兒說在喉嚨裏，一下奔到路那邊，拉住一個鄉民急急說：

『說不定她，她，她是毛主席夫人吧？』

『吹！毛主席夫人那會是這樣的？』

『你見過？哼！』

『不要見過不見過，賭老子的頭好不好？』

『呸，你胡說八道，人家是有身份的！』

『什麼身份？搨把秤來跟她稱稱看！』

『再嚕嚕，你一粒芝蔴開頭，懂一個屁！』

老頭兒潑了一盆冷水似的，只好依靠他年老，喝住那青年人的嘴。然而司機過來了，皺起眉頭跟老頭兒說：

『麻煩你老人家帶我去見區長。』

不等老頭兒答話，剛才跟老頭兒接火的鄉民，一躍上前，瞪着司機說：

『什麼鳥事嗎？人家王區長這幾天正在忙着墾地。呃，我問你，公事要緊，還是私事要緊？老子就斷定她沒什麼屁事！』

司機低着頭，一時答話不上。老頭兒一把拉着他：

『呃，同志，別見氣，他年經人不懂事。如果一定要找區長，你跟我走。』

當司機跟老頭兒走不幾步，後面一聲叫，他們又回了過來。那位坐在路碑上的，裹起在絨氈裏的人，只露出兩個眼睛對司機說：

『把我的手提包拿來！告訴你，我吃藥的時間早過了！水瓶在你車頭上吧？』

司機連皺兩下眉頭，到底還是把熱水瓶跟手提包拿了來給她。她憤然地接過水瓶，覺得司機的禮貌太成問題，全無教養！她是一個病後的人，而且車子出了事，而且上頭分明給過他命令，陽奉陰違，難道倒一杯開水，也污辱了他這小共的身份？她怒不可遏地揮手向老頭兒：

『快去快去，叫區長立刻就來，我有重要的事情吩咐他！』

老頭兒剛起步，看見對面山脚下，一大羣揹起鋤頭鐵耙的男女們，一條龍似的在向着村子進發。

『啊，他們回去吃飯啦！』

他說着一聲，便大起喉嚨對那條龍似的行列：

『喂，張大哥，喂，毛眯他娘，喂，喂，王區長在不在地上？這裏有位女客，有位女客要找他！』

隔着一片分秧後的水田，傳來一個帶着迴響的聲音，在這寶藍色的天空下，好像就是這一面的山頭在答話：

『王區長在後頭呢！』

不上十分鐘，王區長來了，一身破舊的夾襖褲，西髮蓬鬆，從眉宇間細看，顯然是個改造後的知識份子。他握住司機同志的手，望傾斜在水塘邊的小汽車。

『出了事嗎？』

『不，區長同志，是她說要找你！』

區長走到女客面前，差點把地上的熱水瓶踢倒，女客鎮定地望着他一雙全是泥土的草鞋腳，然後懷疑地抬起詢問的眼光：

『你是這面的區長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區長伸出手去，見對方沒有相同動作，便半路縮回問對方：

『請教貴姓？』

『陸，陸錦霞。』

她見區長沒有什麼反應，一時倒有點憐憫這年輕人，居然是個區級幹部，連一

點起碼常識也沒有，實在是件可悲的事情。於是耐心地告訴他，從老政協到新政協，從國際到國內，從一些名流賢達到人民團體，最後回到婦女界。約摸靠十分鐘的自我介紹，原還想多給他一些教育機會，但覺得對方的視力已經不太集中，這是她和人談話時最忌的一個禮貌問題，於是匆匆帶住話頭，謙虛地說：

『我是一個平凡的老百姓。』

『久仰久仰！請問陸先生找我什麼事嗎？』

『這個，我想你應該看見了吧？』

她從絨氈裏伸出手來，指塘邊的車子：

『請你去看看吧。』

一面又向司機，老頭，以及圍上來的幾個鄉巴佬，用力一掃，並且說：

『你們大家站過點，我有重要問題跟區長談。』

當區長看過車子，平靜地回到她面前時候，她疊起兩個手指說：

『現在我請你即速辦完兩件事：第一，派人把車子看起，告訴你，這是黃部長

的車子。同時，我把司機交給你，絕對不許他離開此地，你得審問他，他玩忽職務，有什麼企圖沒有？要他老實承認，不然的話——」

她留停，不願吐告下文。總之即使要辦，小小區長也辦不了他。而且究竟不是蔣政權時代，言語之間不能不留個分寸，於是繼續說：

『第二件事情，是的，你在想什麼？你一定有很多考慮，不過我曉得你也知道這問題的嚴重性。問題出在你的地區，所以，你得馬上用長途電話通知黃部長，報告他我的車子出事了。』

區長冷靜地搓着手說：

『我看先叫司機檢查一下，看機件有沒有損壞，然後再決定通知黃部長。』
『然後再決定？』

陸會長吃驚地一震，氈子落到地上。她一面極力壓制自己的感情，小人物面前犯不着動肝冒火，而且還有來年的民選……但一轉眼，她痛苦地站了起來，分明覺得對方的漠然態度，是有傷她的尊嚴，顯然因為她不是一個有權力的人物，於是出

人意外的逼前一步，勉強笑了笑說：

『哼，你倒說得輕鬆！難道說機件沒有損壞，你就派我坐原車回去嗎？告訴你，區長先生，我對生命的看法，和你是有若干不同的地方，知道嗎？』

『那您是說要黃部長另派車子來？』

『那是屬於別人的事情，我要你做的是報告他車子出事了。』

區長默然不語。正好有輛上行客車，在遠遠地叫着向這面駛來，他一轉念，臨時動議說：

『正好，現在去南京的第二班客車到了，是不是請您先坐這車子回去再說呢？』

『什麼？Oh my！我提醒你，你是區長，你是人民的勤務員，別說我是人民團體的領袖，即使我是一個普通老百姓，難道你就不該爲我服務？好吧，我還忘記請教你的貴姓大名——』

她手摸外衣口袋，好像有什麼筆記本之類要摸出來，但袋子是空的，一無所有，這就立地使她感到一種莫名的寂寞之感。她深嘆一身奮鬥，雖說到處有人尊

敬，但顯然的事實擺在前面，連一名小小區長也指揮不動，這是什麼話？這是什麼新民主？這樣的民主，別人可還有命？老實說，呃——

她壓着一口氣在喉嚨裏，立地想到來年的民選，決不輕易放過這機會，於是逼出一個銳厲的尖聲說：

『這是我給你的最後請求——立刻打電話！』

『好吧。』

區長保持原有的平靜，他說：

『那麼請您到區政府休息一會，帶便用飯。車子既然出了毛病，中央一定很關心您的健康。電話反正在那裏，我想免得發生誤會，等會接上了線，就請您跟黃部長通話好啦。』

『唔，再說吧。』

她從頭到腳把區長照了一眼，心裏說：『好一個狡滑的布爾什維克！』現在是你們的世界囉，你們接收勝利的果實了！可是這果實，這沉痛的果實，是那裏來

的？中國人民流了這麼多血，爲的是什麼？難道就是爲了你們這批狡猾的小黨官不成嗎？

然而她極度受驚後的疲乏，使她無力用言語來表達這些。而且，說也徒然。對於一個虛有其表的空頭革命者，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小土共，她是毋須放在眼裏。更談不上給他教育，不啻是木樨花餵牛！

事情僵了十來分鐘，區長好不容易得到她的允許，替她收過地上的藥瓶水瓶之類，交給了司機，然後決定去到區政府。

當她們跨上公路，踏上那條窄狹的田埂時候，後面公路上的馬達聲響了，她一把抓住區長，憤然說：

『怎麼，你放他逃跑？是你的意思？』

『不，我叫他把車子開上那面的車站，站上有人管，他還要回來吃飯呢。』

午後，區政府一排向陽的朝南窗下，半眠半坐地靠着這位難得的貴賓。這原是蔣政權時代的一個現成區署，房子不壞，落在市鎮末稍一塊較高的地基上。左右背

後，全是一片連接着的綠色田野，且從後窗子望去，遠遠地可以看見一段彎曲的公路，以及剛才那大羣人在開墾的地方。那是一重綿亙兩里多長的大荒山，年年冬天，常被野火燒得焦黑，給整個地方格外添上一副淒涼愁苦的破敗樣子。但今年春上，卻在這附近四鄉三十二村的全體動員下，要齊拍手的把它變成兩千畝可耕地。現在已經完成三分之一的工程，好些地方，清楚露出柔嫩的褐色泥土，以及一種有規律的梯形田層了。

爲了這緣故，幾十天來，區長也起早落晚很少離開那地方。今天爲了這位貴賓來到，他足足陪了她兩個鐘頭，但臨了，還是被另一鄉的幹部會議叫了去。他十分抱歉地把招待她的任務，交給他產後的太太，和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娘。實在的，連區政府辦事員也抽不出人手，一個出了差，一個正在對面辦公室裏，忙着兩三個人的事情，不時還要接洽外來的事務。

這在一個匆匆來到的外客，是很難理解這一切的。尤其是過慣上層生活的陸會長，一些複雜的舊社會經驗告訴她，且憑她那特別敏銳機靈的看法，她覺得今天非

常不幸，可說是有生以來從未遭遇過的，一種人類間的大奚落和大恥辱。她簡直像一隻無聲的飛蟲，雖然到處碰撞別人，但別人的眼睛裏未必看見她。什麼社會名流，什麼婦女先進，什麼人民團體的領袖？她悲憤地咀咒這一切好聽的名稱！誰都知道她所領導的，是一個沒有羣衆的空心壳子，要不然，怎麼連一個小小區長也顯然違抗她，躲起不見面，把她丟在這死寂的屋子裏？

自然囉，一切蛛絲馬跡，誰又能保證這篇文章後面，不早有出題目的人在呢？所以，這就是囉！她兩手緊緊一抓，額上青筋露突，好像真的給她抓了什麼，使她立地想到這次匆匆的離開莫干山，又何嘗真的是她自己的題目？這是顯然的，她打電話的時候，誰都知道她是在一種怎樣憤懣窒息的心情下，難道從她的口氣，語調，以及清楚的音波裏，還不够明白理解到這一切嗎？然而別人就來不及的順水推舟，表面敷衍，免得佔着他們的天堂，要緊給予她這嚴重的懲罰了。

啊，她一口氣凝結在心底裏，她簡直悔恨做一個中國人，一個飄浮在這時代海洋裏的孤單的中國人！她突然緊抱自己，覺得四顧茫然，連窗裏那一片浴滿全身的

日照，也可怕地寒冷起來了。

這難道是夢？她奮力自振，兩眼無目的地左右望去，正好區長老娘，坐在邊裏陪她，膝頭上放着一塊光滑的瓦片，在慢慢地搓着一條細長的蘇線。這使得那位心煩意燥的旅客，更是不堪這寂寞的壓迫。而且她突然吃驚地一跳，這老女人，啊，她幾乎是第一次發現世上儘有這麼一個醜漏的老女人！那鼻孔，那蛇皮的斑點，那乾癟眼睛，風僵的手，啊，一個魔鬼，一個活活的老魔鬼，她深深地望定着她，驟然間一種不知什麼的慾念，使她立地發出一個憤怒的狂叫：

『喂！』

『什，什麼？』

區長老娘愕然地張大嘴巴望着她。

『給我打個電話，問南京城裏還有沒有人？』

『你，你，你等一等，我，我還不大懂你的話。』

『我叫你打電話，懂嗎？』

『啊，這，這個東西，我還不會。』

區長老娘稚氣地望着牆角裏的電話機，笑笑說：

『真是的，年紀一老，樣樣豬手豬腳，我今年七十三了，革，革命早來幾年多好！你不曉得啊……。』

『呸，你在說什麼？』

『你，你不曉得啊，革命沒來時候，幾多擔苦黃蓮喝下去了，我的兒子，差，差點叫他們斬啦！別人都說我命好八字好……』

“Oh my”！她突然跳起。但區長老娘一聲高似一聲地說着她的：

『我是對得起革命囉，我替革命養，養了一個好兒子，如今我享享福了，我是沒有白享，白享革命的福啊！』

『哼，你也懂革命？』

『咱，咱個不懂嗎？你們外頭人，舒舒服服，沒吃過苦。苦黃蓮，才真的不懂呢！』

『哼，這話誰教你說的？』

『誰教我？』

區長娘瓦片一放，響響地拍了記手巴掌說：

『喔呀，我，我要誰教？區長兒子的命還是我救出來的呢。我跟他們放的哨，那會子不是我，他們就全叫反動派斬啦！我是，我是沒有白享革命的福啊！』

陽光裏，一陣微風，吹起區長老娘頭上的白髮，那麼驕傲飄動發閃。由於陽光的強度，那一絲絲耀眼的銀髮，落在這女客眼裏，彷彿千萬個針頭在刺着她，使她眼球發痛，不能不側過臉去，且急急退到屋子中央，那背陽的地方，這才使她感到一陣清涼。但由於視覺的習慣，驟然來到這背陽地方，她睜大的眼睛裏，四面一片可怕的漆黑。這難道是夢？她可怕地問自己？不，這是一個嚴厲的懲罰！南京車子這時候還不派來，沒有一個人能真心理解她，簡直誰都想懲罰她，把她丟在這荒涼的路上，要她活受罪！什麼徐大姐，剛才的電話不明明是她接的嗎？喔，別提了，那口氣，那語調，以及那清楚的音波啊，還不够明顯嗎？所以，這就是囉！

她挺立在空落落的屋中央。這條杏黃色的綢圍巾，怪不聽話地亂飄亂舞。她突然爆炸似的發出一陣響亮的連續英語，她咒罵一切，過去的，未來的，個人的，以及下窗口的老女人也在內，顯然誰都在懲罰她，誰都在懲罰她，她要記着這一切，她決不饒恕這一切可怕的懲罰！

可是她那連續不息氣的洋話，終於被突然進來的區長太太打斷了。她雙手捧着一碗酒釀荷包蛋，輕輕送到她面前說：

『請趁熱吃吧，鄉里真沒有好東西，你剛才一碗飯也沒吃呢！』
她猛地一怔，深深地望着對方，然後說：

『好，謝謝你，請放在那邊檯上去。』
下窗口的區長老娘，也站了起來性急地說：

『啊呀，吃就快吃囉，一點鄉下東西！』

『好，謝謝你。』

『什麼好謝的嘛？雞，雞蛋一冷就腥氣。』

在四隻催促的眼光裏，她從容地走去。可是門裏一聲叫，年輕司機滿頭大汗地闖進來。

「報告陸會長，南京車子到了，」

「啊？」

「南京車子放來了，徐同志剛在附近縣份參加一個大會，她說本來也早就想來看看這裏的墾地情形，等會她就在公路等您。」

「啊，徐大姐親自來的？」

「是的，徐同志說如果您高興，今天大家就留在這邊，明天早她陪您去參觀別區的窯場建設。」

「那倒不必了，」

她尊嚴地理着鬢邊的一簇鬚髮，以一種響亮的激動的嗓音說：

「真虧徐大姐想的週到！好吧，我也去看看這面的墾地情形。」

「呃，呃，雞蛋吃了去嘛！」

區長老娘巴巴地趕上來。女客擺擺手，表示謝意。她突然望司機，似乎想起什麼，但圍巾一飄，她終於走了出去。

區政府外，一片金色陽光，在海藍的天空下發閃。陸會長望着遠遠一抹青山，『啊，美麗的！』她發出一個激動而響亮的贊嘆，於是踏着輕快的脚步，穿過那綠色的田野去。
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稿

騾夫丁大福

今天，丁大福打定主意不去山主人家吃飯了。他說：『那是個金碗，也不能再端啦！』

他坐在陰冷的騾槽屋裏，修着一個斷了齒的草鞋耙。十多天前給人打傷的膀子，還在酸痛，他不時停手，眼望着空了的騾槽，胡思亂想。

他是竹園村出名忠厚的老騾夫。他在這裏幹了十二年，沒有換過一次東家。別個趕牲口的，早已十二三擔穀子一年了，他卻始終是個六擔半。他常說這年頭不餓死就好囉，今天不知明天，別人都有別人的指望。他老夫妻兩個，卻是身後光光，貓狗也沒有一條啊！

他原是百多里外的北鄉人，也曾經有過一個兒子，養到六歲，逃荒來到這村子前，在路上三塊洋錢賣了。這使丁大福一直悔恨到如今，他早知當初再逃三十里地，也就能在這竹園村地方安下命來，他是死也不能把這塊肉送給人家的。十二年來，丁大福心裏不知出了多少眼淚，真是說話的聲音也響不過別人，還跟別人去高低個什麼呢？爲此，丁大福的老實好欺，也就在竹園村出了名。

但儘管這樣，倒霉的事情還是尋到他丁大福。十多天前，臘月十二，人家山戶早歇手啦，只有他的東家，女寡婦當朝的可樣樣各異。臘月十二還叫他上山駝貨，這就撞着了軍隊。那些短命的炮灰，哪像個打仗的軍隊啊，兩句話不對頭，拳頭槍柄打得丁大福滾下山坡，他的青梢騾，就這樣丟了。這怪誰？怪得他丁大福？

可是回到竹園村來，女山主早已聽到風聲，候在門口等着他。她要看看丁大福到底傷得重不重，還該不該讓他進門？就是對面的騾槽屋也一樣。丁大福一見女東家，心裏激動，死命把身體在牆上靠着，爲了安東家的心，他小聲地搶先說了：

『還好，東家娘，就是這膀子有一點，有一點。』

「喔呀，我還以為要犯人命呢！」

女東家的臉色全變了。丁大福聽了這話也呆住了。村裏人都攏着來看，女山主亮開喉嚨一清二楚的告訴大家說：

「還好？他趕騾子的到說得輕鬆！不過大家看見的，丁大福是好好的回來啦！」
最後她對丁大福一句話：

「你得要有個交待給我啵！」

「那，那，」

丁大福十分氣急，腦門裏別別作響，他抬頭望山主，終於說：

「那，那是在你東家自己的山場裏啊！」

「哇，那倒是我該山場的不是啦。想不到你丁大福，土灰蛇咬人又毒又兇哩！」
她確是沒有想到這老鬼丁大福，居然會回她的口。她的所謂「交待」，也不過是先發制人，免得丁大福詐死圖賴；賴在她的地方趕不走。她聽到青梢騾丟了，這就拿定了主意要丁大福滾蛋。

『丁大福，你說，山場是死的，你的人可是活的呀！你說，你究竟管的那一門？』

『刀兵的事情他丁大福管得着？』

看的人都在替丁大福抱不平，丁大福自己可什麼也沒有說。而且幾天之後，他還自告奮勇去打聽過有沒有便宜當口，好讓他東家在年前煞個價，添上新牲口。

『喔呀，嘿！』昨天女東家一知道，揀着丁大福和田場伙計們吃飯時候，她把最後的言語拉出來了。她是出名能幹會說話，大事小事，都喜歡繞上幾個圈兒，也是她管理家財的本領，弄得上下三等服服貼貼，找不到她一絲差錯。她從青梢騾說到丁大福，她說別人總以為她貪拾便宜貨，其實她是譬如行好事，這條過了年紀的青梢騾，她雖說早想脫手賣出，只是鬼要嘛！

『丁大福你替我想想，柴草也幾十萬一擔啦，人家難道少着這條老貨去擺樣？』

丁大福正塞着一大口飯在嘴裏，想着女主人的話，半天嚥不下。

『這叫人嫌鬼不要！丁大福啊，那是瞞不過你的，這匹瘟棺材吞起糠皮豆餅

來，不說叫年紀老了，就少這麼一頓半餐啊！」

丁大福心裏一麻，不敢望同桌的人，想狠命嚥下飯去，好回她的話。可是一陣厲害的咳嗆，使他嚥下的飯粒，重又帶着血絲噴散在桌子上。他放碗站起，一壁噲，一壁說：

『本，本來，那，那有牲口掛起肚子跟你用嘛！』

『那自然，反正肚裏袋着別人的，又掛起它做什麼呀？你丁大福也已經不是從前啦，我們好來好去，到年也不過六天，六天裏，苦茶苦飯聽便就是！』

『好吧，好吧。』

丁大福急氣直喘地走出去，七八個人的眼睛望着他。他原是個駝背，這時更僵縮得厲害。走到灶下門口，女主人可又一聲叫住他：

『怎麼，不吃飽飯要緊上那去呀？』

『飽啦。飽啦。』

丁大福沒有回頭，拖着浮動的脚步走出山主的大門。

他回來躺在這騾槽屋裏，死了一樣的沒有出過聲。他老女人問他也不開腔。他不時看見噴在東家桌上那帶着血絲的飯粒，夜裏也幾次的坐起，睡不着啊。……十二年不算短了，可是也眼睛一霎就這麼過啦。頭頂別人，腳踏別人，自己什麼也沒有，這屋子，也是她山主人家的啊！幾天過年了，過了這幾天，老夫妻兩個望那裏走啊？

「人嫌鬼不要」，這年頭，有錢該地的全是一個爐門裏出來的。前幾年，他在女山主那裏實在熬不下，也曾經想換個東家幹幹，可是沒有一家說得上。不是嫌他年老力衰，便是說他沒根沒底，一朝有什麼長短，連個送處也沒有。

『我拿他的娘唉！』

丁大福想着想着，罵出了一聲。他也不知是罵的那個。他摸摸手上這沒出息的活兒，早十年的話，他才餓死也不幹呢！拿他的娘啊！

丁大福提起斧頭，用力往草鞋耙上一釘，「荷」！沒想到那條叫炮灰們打傷的膀子，忽然一陣劇痛，傢伙掉到地上，他火星四射的跳起來。

門邊屋角裏，兩隻灰白的眼睛睜開望着他。那是他坐着病下了半年多的老女人，她拉了幾拉嘴，響出一個聲音說：

『大福子啊，我們怎麼得了哇！』

外面飄大雪。整個竹園村死靜的。像被它壓了下去。

二

第二天，病着的老女人沒起牀。這是大福子的意思：下雪天好人也難當，病了這久，也該歇歇，有他在家，要她浮起來搞鬼嘛？

竹園村向來消息靈通，這事山主人家一知道，以為丁大福老婆的病落牀了，便叫管賬的過來，踏定脚跟要丁大福出屋讓地方。丁大福憤憤地說：

『沒有這道理，年盡月沒到，我是她用的長年嘛！』

管賬的可道理更充足，他說：

『長年短年全屁話！你已經不吃她的飯，她也跟你拍灰塵算了賬，一斗七穀

子，昨天拿過來了吧？我看你還是識相一點好。」

『唉，先生你看——』

丁大福兩手一攤：

『病的病，傷的傷，外面這麼大的雪，等她的新長年來了不遲嘛！』

『哼，等得到新長年來，她還叫我來嚙白？』

『那末你看嘛，人心肉做的，不礙她的事呀！』

『我的話說到了邊，丁大福，你不要自肚皮打官司，她的脾胃你還不知道？』

管賬的走出去，丁大福追到雪地裏。

『先生，我求你捎個邊，天場下來嘛，也得等我女人的病好一點呀！』

管賬的弓在傘裏不開腔，丁大福直追到山主人家的牆門口，望着他進去了，還

在熱心熱肺的說：

『先生幫幫落難人的忙啊！』

管賬的望望他，進去了。

他回到騾槽屋裏，看見老女人坐起在舖上，一把乾葱樣的頭髮，掛在她醬黃瓜似的臉上。丁大福脚一跳，指着她吼：

『你不暱尋死嘛？』

『要暱得住的啊，大福子！』

『暱下，別見鬼！』

『後來，他，他先生怎麼說的呀？』

『沒有什麼，說到省裏府裏去，年盡月沒到，她能網出我屋子去？』

可是不到一筒煙，管賬的又來了，他沒進屋子，對着門邊的一線窗說：

『丁大福別做夢嘍！我看還是暫爲找個地方落落脚吧。』

『找得着，我還定要挨在這地方？』

丁大福一口氣沈到喉嚨裏，再要說什麼的時候，窗外的人已經不見了。雪花又在飄進來。

河邊上截樹啊！河邊上截樹啊！丁大福坐身不住，他站起，在這棺材大的騾槽

屋裏，旋來旋去，不知要做什麼，想想，還是來推他的草鞋了。

老女人躺在他旁邊的舖上，睜大灰白的眼睛，不時停停地望着他。

『大福子啊，人老珠黃不值錢哪！要是阿松，我們的阿松娃兒在這裏，板漢樣的小伙子啦，別人還欺得嘛？』

『儘說這個有鳥用！』

這是犯忌的，十二年來，丁大福想兒子，只是肚皮裏出眼淚，老女人說長話短，他就硬是不答腔。他罵過她，自己有福氣會落到別人手裏嘛？

『我苦命的兒啊！』

大福子悶着頭，又一雙草鞋出手了，丟在老女人破被上。老女人伸出雞爪樣的手抓起它，望望，望望，忽然又掛下兩條眼淚說：

『呃，大福子啊，我想，我想，』

『想就說嘛！』

『我想跟我們阿松娃兒打雙破布草鞋啊，穿起來幾暖幾輕俏的，我有料呀——』

啊喲，說到阿松你就不響啦，你們真是鐵心肝！」

『他沒有他娘老子料理嘛？』

『他娘老子？肚皮裏袋過他？我說，我說，啊喲，我不說啦！三塊洋錢啊，天在頭上地在底下，三塊洋錢嘛，都是你啊，都是你喲！』

『我？你×嘴會說，不是你去引別個來看的嘛？』

丁大福抖着手，老女人在喘氣，他們的眼睛裏，同時出現了十二年前的阿松娃兒。

娃兒精出條條的小身體上，穿着一個肚臍眼也蓋不週旋的紅兜肚。沒日沒夜的挨餓跑路，六歲娃兒，爛東瓜樣站不起，坐在籬筐裏，挑在他老子肩膀上。回頭，早沒有了路，家鄉三次水淹，一連二十幾個村子沒有露頂；往前走嘛，棺材口上的日子呀，那些沒有受災的人是幾兇狠的啊！街鎮不許停，村坊不准挨，趕來趕去，趕鬼一樣，幾百人同路出來，幾陣一趕，東零西散的飄開了。爲着留條命根子啊，阿松娃兒實在不像啦！做娘的沿門哭告，雙橋鎮上一家該田該地又開店舖的大人

家，走出一個當家的來看了，眇眇看看，他伸起三個指頭，說是三塊錢賣跟他，做兒子。丁大福一口答應，還在賣紙上打了手墨印，這就把睡着的阿松，抱出蘿筐給他們收進去了。

『呃，別提啦，儘說他做什麼嘛？眼門前的事也管不下！』

丁大福望着鼻涕眼淚的老女人，原想咒她一陣，不是她，別個就出來看啦嘛？可是一吐氣，眼門前的事，卻在火燒眉毛呢！

『眼門前是眼門前啊！他可不是我肚皮裏袋的嘛？打雙破布鞋暖暖娃兒的腳，天地良心啊，他是我肚皮裏痛出來的嘛！』

老女人硬起喉嚨說，眼停停的望着大福子。大福子默了一陣，他說：

『好吧，不知你的鬼料還牢不牢啊？』

『什麼不牢嘛？』

老女人一陣動，爬下牀來，在她破蘿筐裏摸着摸着，突然氣咻咻的說：

『啊喲，怎麼拿跟他嘛？』

大福子早說過，人家是落上紙筆的，一刀做兩段，他的街上也不准走，抓起了要聽他們辦的啊！

『怎麼拿跟他嘛？他要不出來呢？』

『等着他啦嘛，儘嚙嚙個屁！』

十二年裏，丁大福幾乎沒有一年不偷偷去看阿松，只是東一關，西一關，路路的關難，是沒有人知道的啊！常常，整整的天早等到天黑，影子也不見。回來東家尋事，老女人還說他不肯說。十二個年頭裏，丁大福摸心說一句，只見過阿松三回面，苦娃兒，死不放手要跟他走，丁大福心裏一陣火燒一陣冰，硬起頭皮連竹園村三個字也不敢告訴他，不是怕別人抓起送板房，剝肉醬，只怪自己不該賣了他，賣出跟別人，別的人的人了。他丁大福不能做二心的事啊！

『那可要拿跟他的啊！』

『不拿跟他還去賣掉嘛？』

『對啦，』

老女人一笑，比哭還難看，她說：

『這就像娃兒的老子啦嘛！』

丁大福抖去滿身的碎草，心裏回應她：

『什麼不像老子嘛？』

十二年來，這對苦難的老夫妻，幾乎還是第一次這麼融洽過。可是左近人家一陣鞭炮響的時候，老女人忽然又坐起了，睜大兩隻可怕的眼睛，像是清醒，又像是糊塗，炮聲響過好一陣，人家在送灶啦！她哇地一聲哭出來。

『大福子啊，大福子！』

『見了鬼嘛？』

大福子踢着板橙跳起來。

『不呀，他們有錢人的心狠呢，跟她做了十二年，十二年，讓我去，讓我去！』

老女人瘋了似的要撲出去，丁大福一把拖，她跌倒在地上了。臉上抽搐，眼光發紅，她揪住着大福子，睜大兩個眼睛說：

『我們苦了一輩子，連個歇處也沒有！還做得了人？還做得了人？你要告訴告訴阿松，他是我們親生的肉啊！叫他知道他娘老子，他的娘老子……』

幾個時辰下來，老女人眼睛落了塘。

當天夜晚，丁大福把阿松的鞋子打好，就悶頭悶腦的睡了。平時東想西想睡不着，今夜可碰着了鬼，一栽下頭，便死人樣沒有了數。直到老女人大咳大喘的叫他，他才驚醒，跳起來一望，什麼，那還像個屋子？風天風地，野豁豁的完全變成荒坟了。草舖上一伸下手，便摸着結冰的牛池塘，前面白茫茫地一片，雪後的山頭也望得清清楚楚。已經爬不起來的老女人，縮成一團，全像躺在雪窩裏。

『啊，你們的心啊！』

丁大福立刻明白，那是屋後的「寨條」給人捲走了。這面原是一堵泥牆，年久失修，今年黃梅倒了之後，由東家用晒穀的「寨條」來圍上代替的。

『啊，你們的心啊！』

丁大福開門衝出去，站在曠場雪地上，望着山主人家的黑高屋，他透不上氣，

渾身發抖，搥看胸脯吼：

『殺人的走出來！殺人的走出來！』

三

五天後，丁大福一個人在山路上走着。

他老女人死了。剛才村裏人幫忙他，埋在這山腳下的亂墳堆裏。他在墳邊坐了很久，站起望望它，插上一塊缸片做做記認，他走上這山路來了。

老女人臨死前，滿頭大汗，一口氣抽上抽下，眼睛停在大福子臉上，手指指着驟槽屋的屋柱，屋柱上掛着阿松娃兒的一雙布草鞋。丁大福含着眼淚把它取下，拿到老女人面前，揣進懷裏，他說：

『你放心去吧，我會拿跟他的。』

老女人一陣抽，仰過頭去，和大福子分手了。

丁大福走上半山，緊一緊腰帶，撲撲懷裏的鞋子，他恨不得飛過這重大山，快

點見到他娃兒阿松。這是去到雙橋鎮的一條小路，上十三，下十四，山高路陡，憑什麼急事，都要歇幾歇才能翻過它的背去。在離山頂四里的一所破廟前，丁大福喘着大氣，在兩個挑炭夫的旁邊也歇下了。他剛坐下，一個挑炭夫問他：

『老人家借個火！』

『沒，沒有帶。』

丁大福一開腔，眼淚就跟着爆出。走了這多路，好像這時候他才真的記起老女人的死，眼淚不住的往下掛。一張蘆扉裹着老女人，他想起了，腳還露在外頭呢！究竟什麼鬼病嘛？一點也沒有料理她，不聲不響的去了，她是給人害死的啊！

『唉，你老人家上那去嗎？』

丁大福一口氣硬在喉嚨裏，響不出聲。

『從那裏來的嘛，這大天早？』

『你，你們不知道啊！』

丁大福望望那兩個人，像遇着了什麼親人。他爆起着腦額上的筋，要把心裏的

苦處吐出來，可是嘴唇抖了一陣，不知打那裏說起啊！他活到五十九歲，好像這時才摸到自己的心底，塞死着那一大堆說不出的苦，他往廟門上一靠，眼前一片昏黃，人就像要沉下去。要不是別個起路叫了他，他不知什麼時候才爬得過這重山去呢！

太陽兩竿來高，雙橋鎮已經在他面前了。他一望見鎮中心那隻高起的大鐘樓，脚步忽地的輕了起來。很快的一霎間，他也像孩子似的用出奇的眼光望望鐘樓頂，這鬼樓，怎麼爬上去的啊！鐘樓底下就是何順昌店鋪了，阿松娃兒啊！丁大福心裏一陣爬，他氣急匆匆的過了橋。

走不幾步，街上一陣鑼鼓夾鞭炮，在丁大福耳邊廂震開了。今朝是年初三，他眼花撩亂地想。大羣人擠着他，他也擠着人，忽然有人把他一推——

『老狗，不帶眼睛嗎？』

丁大福定神一看，一隻紙紮大鳳凰，歇起在他頭頂上，他原來踩着了搗鳳凰人的脚。

『對，對不起！』

那人並沒望他，拉開着嘴巴，幫前面一羣敲鑼鼓的人在唱。丁大福注意人堆裏的人，年輕人都愛看的啊！確是的，一霎時街上不知擁上多少人，丁大福緊緊的跟着，猴來猴去的望，他忽然「荷」地一聲，抖着手，望着一個從東街頭跑來的後生人。後生人嘴上唱着，手裏舞起一支點着的香，跑着唱着，將近丁大福十多來步的時候，丁大福抖着的手，軟軟地垂下了。啊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！

『人家都出來看哩！』

丁大福抹着一把冷鼻涕，心裏焦。

街上店舖沒有下排門，丁大福一時認不出何順昌的店樣來，直到有人喊。

『何順昌好大的駕馬，鳳凰到了門也不露縫嗎？』

呵呵！這一喊，把丁大福喊醒了。原來他正是站在何順昌的石階下。一眼望，排門閉得緊緊，真個縫也不吐一絲。他摸摸靠邊的一條排門，好結實啊，總有三十來斤吧？阿松說過，他不管店，可不是，這大把排門要卸下它，阿松這體子那吃得

消啊！他不知不覺的在剝着貼牢在上面的一塊爛膏藥。突然一串點着的火炮，啪啦啦地正丟在他腳上，他一跳，看見第三四塊的排門上，張開一個小方洞，敲鑼的用鑼在接着裏面丟出的幾張爛鈔票，他也想猴上去望的時候，骨一聲響，小方洞沒有了。

丁大福呆着，鳳凰也唱遠了，別家開過一下的店門也關上了，他還站在那石階下，想着門裏的人。

『好娃兒，眼也不出來露，到底吃着別人的飯呢！』

慢慢，他轉到店屋旁邊，從一條水弄堂裏走出去。這條路，他是閉着眼睛也摸得着的。沿河走不幾步，他在年年來到河埠上坐着了。

那是燒飯時候，埠上幾條小棚棚船，有一條在出煙了。埠頭上也不斷有人下來掏米挑水的，只是不見他的阿松。

許久過去，靜靜的河埠上，下來一個挑水的孩子。人細水桶粗，就像三四年前的阿松一樣。丁大福出神地望着他。他一口氣挽滿兩桶水，臉孔漲得發紫，還是幾

回都上不上肩。丁大福替他着急，忽然說：

『你一桶一桶的來嘛。』

『關你的屁事，』

水裏的孩子牙齒一咬：

『老子不曉得一桶一桶的來嗎？』

『來，我幫你嘛！』

丁大福伸出手去，那孩子可已經強上了河埠，丁大福一路望着他，好容易挨上那浜岸，他才鬆了一口氣。

太陽也偏西了，丁大福還是石頭人似的坐着不動。小棚船裏的人都給他望到怕起來，一個跟他差不多年老的人，從棚棚裏伸出頭來問他說：

『喂，你在這裏等什麼嘛？』

丁大福猛一震，慌亂地說：

『沒，沒等什麼，等個人。』

『你等什麼人嘛？』

『沒，沒等什麼人。』

丁大福望望他，一步一幌的走上河浜去。沿河浜就是何順昌的大菜園，園門關着，可望得見裏面的後門是開着的。他在籬笆縫裏移來移去的望着裏面，阿松，阿松啊！他直想放大喉嚨叫。

『他在做什麼嘛？』

丁大福心焦發泡，眼睛也花了，正想找塊石頭坐坐，一隻大花狗，嚎着衝到菜園裏，跳起跳倒，隔着籬笆只恨咬他不着。丁大福正想回下河埠，一個大聲可喝住了他。

『那一個？』

人影箭似的向他射來，那是何順昌老板。他來不及躲，心慌兩手一鬆，滾下河浜去了。

『賊，再逃開槍打死你！』

何順昌老板，一座塔樣的站起在高高的浜岸上，手槍對着半個身體落在河裏的丁大福。地方不靖，何老板早就弄會了槍，家裏有五六支長的，身上終年塞着這支自衛短貨，動不動要從褲袋裏拉出來。

丁大福在下面望着他，一下，全身的力氣垮了。

『爬上來！賊！你要等我開槍不是嗎？』

丁大福滿身打抖，爬起又落下，爬起又落下，完啦，完啦，他心裏不住的叫。好一陣他爬上浜岸了，望着那塔樣的人，雙膝一軟，跪在地上。

『何，何老板，我，我，我是丁大福。』

『丁大福？』

『丁大福。』

『逃荒的丁大福？』

『是，何老板，我叫丁大福，我的娃兒叫阿松。』

『好，丁大福！』

塔樣的人一震，一手抓起丁大福的頸額，使他的鬍子朝天，拍拍兩記耳光。

『丁大福，好，我正要找你，原來就是你在引這小鬼的！』

小鬼是指的阿松。他進了何家的大門，十二年裏從小磨推到大磨，黑夜轉到雞鳴。他的日子就在磨上磨着。何順昌多了一個他，舖裏就多做一个早市的豆腐，生意很好。可是磨上的日子，一條牲口也拖不起十二年啊！他想他的爺娘，他也恨他的爺娘，爺娘狠心把他賣在這地方！可是他更恨的，是那走不盡的路，推不完的磨，十二年裏，他狠狠的逃過五次，最後一次，是何順昌老板親自帶着傢伙趕回來的，現在被他們鎖在草間裏，整整九天沒有開過門。

『你說，你來過這裏幾回？』

『呃，何老板，頭，頭一回啊！』

『嘿，你在我面上畫符？跟我來！』

『何，何老板，我，我是來，』

丁大福又跪了下去。偏西的陽光裏，他打橫在浜岸上的影子搖搖動的抖，他一

手去撲懷裏的布草鞋。

『我是送鞋跟阿松的啊，他，他老娘死，死了……』

『什麼，你烏嘴噴的什麼？給我滾進去！』

他一把拖，丁大福跌進他菜園裏去了。

何老板引着他，他一步一挨的跟着走，單褲溼淋淋的貼在木了的腿上快結冰了。他的頭低到不能再低，他忽然害怕娃兒阿松看見他，死吧，就這麼死了吧，他不害怕什麼鬼槍了。可是何老板的槍已經收起，他把丁大福引到菜園角裏，一聲叫，他站住了。他兩手撩起皮袍，向腰板裏一塞，抓起一把長長的料勺，往毛坑裏一淘，挽起一滿勺糞在丁大福面前地上一擺，他跳開兩步吼：

『吃了它，吃了它再說話！』

『老板，我求你，你一槍打死我吧！你一槍打死我吧！』

丁大福抖開兩個拳頭，左近草間裏，傳出一陣可怕的叫聲，是阿松。丁大福一陣暈，栽倒在地上了。

四

當天夜裏，丁大福二次醒來，他還是被人綁在那園裏的一顆桑樹上。天空黑黑，什麼也不見。滿園的風聲像鬼一樣叫。

『沒有死嘛？還沒有死嘛？』

他問自己。僵硬的身體一時不能回答他。做了鬼，也不能讓他見一見阿松嘛？阿松，阿松啊，也給他們吊着的吧？他叫的聲音，他叫的聲音，不像人啊！

丁大福綁在這桑樹上，沒有昏去的時候，他一直都聽見阿松呼叫的聲音。聽着這搖心肝的聲音，他巴望自己快一點死，可又不願死。不死，不能死，死了太便宜他們啦！三塊錢，他們要買兩條命嘛？

丁大福這一陣，狠命睜起眼睛，不讓自己昏過去，他要活！然而可怕風聲裏，他已經聽不見阿松的叫聲。遠遠裏，狗在叫，遠遠裏，好像他的老女人在哭。你呀，你呀，你到腳一伸，什麼都不見啦。我的阿松啊！丁大福頸頸一軟，他又什麼

都不能想了。

三更邊，突然有人推他，他一幌動，猛的倒在這桑樹地上了。一個急促的聲音在他耳邊廂說：

『帶你的兒子逃命去吧！』

那是一個做粗人的聲音，丁大福半夢半醒地揪住了他。他是何順昌的山場伙計，日裏主人逼着他綁起丁大福，這不是人幹的事情！他熬忍不住，好容易到這時候，他先撬開阿松的草間門，把阿松說清楚，再來料理丁大福。

『哦，哦，』

丁大福連透兩口氣。

『那，那，我的阿松呢？』

『他就來啦！』

丁大福好容易站起了，他有生以來沒有這麼清楚過，他是活着，活着站在這地上。

園角裏門聲一響，四隻眼睛焦急地望着黑暗的前面。突然一團點黑影，帶着哼聲近來了，一個人從地上飛快地滾過來。他的一條腿，九天前，被追他的何順昌老板用槍打斷了骨頭。

『啊，阿松！』

丁大福僵硬的身體撲下去。

天亮時候，丁大福背着阿松，老牛樣喘着，離開雙橋鎮，已經九里來地了。他們在一個山坡上歇下來，丁大福抖着嗓子說：

『阿松啊，記着這些忘八蛋！唉，我們走那去嘛？』

『活着怕沒有路走嘛？』

阿松靠在丁大福懷裏，亮起眼睛望着前面。

一片透土的陽光，照着這山坡，也照着這山坡上的兩個人。

三十七年七月十日

從刀鋒的缺口下來

杜亞南，江西人。抗戰第二年上我認識他。他路過金華去皖南，還在我家歇了一夜。

坐牢太久的緣故，他不到三十年紀，頭髮已經稀落，臉色醬黃，說話聲氣不大，偶而也會講幾句笑話。抗戰開始，他才從牢裏出來，在東南曾經編過一度青年刊物，我知道他名字，比認識他的人早，但自從那次認識以後，就很少知道他消息。有人說他在皖南事變中犧牲了，也有人說他又坐了牢，到底死了還是活着，我始終沒有搞清楚。

最近有一天夜裏，我從九龍回來，在渡輪上，忽然遇見了他。起先大家不敢招呼，他望我，我也望過他，好像有點面熟，可想不到那裏見過，也許並沒有見過他。他穿着一件破爛不堪的棉大衣，裏面是件老土布襯衫，領很高，且有很長一段

脫了線。一雙棉鞋，半牆是乾巴的泥跡，他有一把雨傘和一隻小籐包，我想他准是剛從內地來，冒險招呼一下吧，看他認不認識我？可是輪船已經攏碼頭，他也急急站起，離開了座位。我有意跟在他後面，果然，他又回頭來望我了，十分惶惑不安的樣子。我忍不住問：

『這位先生我們好像那裏見過？』

『啊！可不是？』

一聽我口音，他跳起來了，很快握住我的手。

『好極了，好極了，我是杜亞南，想不到真就是你！』

過度興奮，使他聲音響得發尖。他確是剛從混亂的蔣管區來，人地生疏，言語又不通，火車上一下來，走頭無路，在尖沙嘴呆了不知道多久，他才弄清楚那裏原來就是過海的碼頭，於是就過海了。至於過了海該怎麼走，他就完全茫然。

『真是巧極了！』

我也着實替他高興，在人堆裏大叫起來。

一回到我家裏，我們亮開着喉嚨談了起來。算一算，我們整整離開了十年。十年，他等於過了幾次人生，重重的關難，一次次死的磨折，他完全變了樣子。我細看他面形，從前還有張方臉，如今卻成了尖銳的三角形；從前是醬黃的臉色，如今卻像一件穿舊了的褪色衣服，淡淡的，什麼顏色也說不上。只見濃黑的眉毛，比以前更濃更黑，眼眶骨突露得很清楚。

他確是皖南事變中被捕的，關在上饒集中營裏。據說因為他「頑固」，他站過鐵籠，灌過水，但沒有轉化他的「頑固」，使他更「頑固」。他沒有一個時候不想衝出來，回到革命隊伍中，回到毛主席的懷抱裏。他說到這裏，眼光閃閃，一顆眼淚掉了下來。

日本鬼子打江西，劊子手的集中營搬家了，路過赤石，他們爆發了百多人的赤石暴動，他也終於衝出來了。敵人追擊，一個同志受傷，爲了救他，他跌到小溝裏，差點折斷了腿。結果，他掉隊了。

掉隊後，他孤單地一個，十幾天來，野人一樣，逗來逗去，逗不出敵人的警戒

網。幸好有個農民幫助他，他弄到一身破衣褲，遮住了身體，這才決定找反動隊伍作掩護，說是其他番號掉隊的病兵。居然混進了，不久，還升了上士文書。幾個月後，他溜了。照樣在另外地方又找上反動隊伍，不多久，又溜了。前後一共溜了三次，最後一傢伙，他到了浙江雲和，找上自己人。

可是跟着來的，一場重病磨倒了他。一病八個長月，最後吐血了，大量吐血。『鬼病啊！』

他慘叫一聲，恨恨地搖頭。久長的年月裏，他當自己死了一樣的躺着，蠶豆葉的青汁水，不知喝了多少，據說那是士方子。慢慢也弄到了藥品，同志們苦吃省用幫助他，爲了他，一個同志還學會了射注……

『偉大的階級愛啊！』他激動地說。

就在同志們的愛護下，他終於又站得起了。這時抗戰早已結束，內戰也整整的進行了兩年。可是當地蔣管區的環境，一天惡化一天，敵人殺人如草，空前的白色恐怖下，同志們紛紛撤進自己地區。那是浙東游擊區。當時因他體力不夠，決定他

去上海，等交通，進解放區。

『可是狗蛋們！狗蛋們！』

他突然望着我，憤怒地吼叫起來。我胸口窒息，刺痛，不用說，我知道他又遭了國民黨毒手。

那就在去到上海的浙贛路火車上，他碰上了從前，上饒集中營的一條狗，肩膀一拍，他抓住了。

完啦！他知道自已再沒有希望了！想不到整個勝利就在眼前，東北全部解決，濟南也正在我們的包圍中，而他竟在一霎眼間，做了敵人的俘虜。

他被押到南昌，他知道一切都會完得更快。那裏是他的故鄉，別說赤石的暴動案子，就是在當地，戰前他們就在通緝他。

他下車的時候，狠狠把南昌城望了幾眼，可很快，一條黑布紮住了他的眼睛。他心裏只是冷笑，狗蛋們死到臨頭，還要什麼威風啊！載他的汽車，一路狂叫，一路的狂奔亂竄，點把鐘光景，他被押進了一個極大的集中營。

『那是犯人們最後的死屋！』

他沉痛地望着說：

『活着進去，極少能活着出來，刑場就在集中營背後山下，一千多犯人在等着最後的處決！』

『那麼你？』我急急地問他。

『是的，會告訴你的——』

他吸煙，憤憤的噴了一口，從煙霧裏眼光閃閃地說：

『劊子手死到臨頭，也有發抖的一天！發抖呢，這些忘八蛋，一切都失了常態，連他們殺人的刀鋒也缺了口！缺口的刀鋒下，我偶然活出這條命！是的，你一定覺得很奇怪吧？』

『不！』

我斷然搖頭，心裏可急着要聽他詳細的遭遇。

『事情是這樣：』

他說。他關在集中營的三個多月裏，正是國民黨前線各路垮敗得最厲害的時候，南昌城裏，一片混亂，垮下的敗兵，到處亂搶，金圓券立刻成了公開的廢紙，僻靜的地方，白天也沒有人敢走路，據不斷進去的犯人告訴他們，儘管這樣，南京朝廷裏的狗蛋們，還是一批批往那裏撤，踏屋封房，鷄飛狗跳，謠言不斷像火箭一樣到處亂射。他打了一個比喻，說當時的情景，幾乎是一個炮仗就會把南昌城轟倒。

自然，這三個多月裏，最該死的也就是他們這虎口的一千多犯人了。夜夜提人開審，夜夜都有人被解決。瘋狂的屠殺開始了，在提審他的前三天夜裏，一次整整提了三十七個去，這來勢，誰都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了，當時全號子一片肅靜，悲痛的沉默啊，都在替受難的人，致送最後的悼念，分擔着他們最後一秒鐘的慘痛。可是黑夜沉沉，始終聽不到一下槍聲，原來，這三十七個人，一同被活埋了。據說是埋在山的那一邊。

他敘述到這裏，忽然臉向窗外，注視着星光的海面。好久，顎骨上的皮肉還在

搖動，兩片顴頰，紅得像火。咳嗽，一陣劇烈的咳嗽過去，他抹下嘴，摸着胸口說：『沒有什麼，這裏是經常痛的。好吧，說我的吧，集體活埋後的第三天夜裏，輪到我了。那是一次非常奇怪的審問！』

三個多月以來，這是他第一次被開審。因為誰都知道，劊子手的槍法已經大亂，所以儘管是第一次，也得做最後的準備，他破例穿上襪子，鞋帶縛得緊緊，從無數隻沒有聲音的眼睛前面走過，他進了一間刑具全備的審問室。審問他的劊子手，頭髮已經花白，事後知道他姓吳，過去十年內戰裏，他就在江西幹這行勾當。當時江西白區，是殺人最多的地方，所以他的地位非常重要，權力是通天的。

他一進門去，足足站了一刻鐘，那老狗不知低着頭在做什麼。當他聽到一種聲音，從燈光下向他細看的時候，原來他悶倒了頭在替自己修指甲。是的，一片尖硬的小東西，分明還射到他臉上，他憎惡地退下兩步，率性不望他。

好一陣過去，老狗蛋坐着的籐椅忽然一陣劇動，像被惡蛇咬了，要跳又跳不起的樣子，便把指甲刀往桌上狠狠一拍，吼着他旁邊的一條狗：『人，人呢，三〇七

九的人呢？」

這聲音可怕極了，他當時全身的汗毛，的的確確都豎了起來。他說他從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聲音，他所遇見的劊子手裏頭，也沒有。絕對不是人叫的，獸類之中也找不出相同的比喻，該說是僵屍吧，不過誰又聽見過僵屍的聲音呢？他困難地連連搖頭，總之，它尖銳的程度，只要有皮膚的地方，都會感到劇烈的刺痛，而心臟更是受不住的震動起來。可是要說他聲音的全部，着實還沒有那麼簡單，可怕的尖銳以外，還拖夾着使人反胃嘔吐的老痰聲，像癆病臨終那樣，總之這樣那樣，他說他依然沒法給我講得更詳細，他確是出了冷汗，第一次在劊子面前出冷汗。

直到另一條狗來踢了他，他才恢復思想的機能，這實在太奇怪了，他們進去了這麼久，原來他始終不知道，他究竟在幹什麼嘛？他當時來不及細想燈光下，兩隻大眼睛正在逼視着他了，他覺得很有點頭暈，因為那兩隻眼睛，足有分把鐘沒有震動，他也照樣望着他，希望從那眼睛裏，知道他自已還能不能回到號子裏去。

老狗的臉色，非常難看，顯然在起着更可怕的變化。完了，他暗暗對自己說，

也許根本就不用再審了。

可是突然間，老狗蛋忽然揮下手，表示叫他的狗部下滾出去，狗部下很快退了出去，他於是冷笑一聲，開始問他：『你是杜永根？杜永根？』他一連問了五遍，聲音顯得愈來愈疲乏，他真不懂他什麼意思，問到第五遍上，不等他開腔，他便自己對自己說：『唔，杜永根就杜永根。』接着很快，命令他走過去，要看他的手。

這是他犯罪的鐵證，右手上短少一節小手指。特別是江西特務，沒有一個不知道。遠在江西紅軍還沒有長征前，他就在南昌幹地下工作，有一次，因機關破壞，他翻牆逃走，亂槍中打了他一節手指。後來大概是叛徒的告密，所以當時國民黨的通緝令上，除了他的面像以外，還特別提到他這個手指頭。

這顯然連他的老案也翻出來了。可是簡直使人不能相信，當他向他走去，且很快伸出那隻手來的時候，他似乎楞了一下，臉肉可怕的搖動，望也沒望，卻狠狠拍了下桌子說：『好，要死，要死容易，你這該死的東西』於是嘩嘩跳起，逼近他，連聲不絕的訓罵他，「奸匪」，「逃犯」，「小毛毛蟲」，翻來覆去，完全一口江

西土腔，聲音愈來愈難聽，也愈來愈不像話，滿頭大汗，筋都扛起了，突然聲音一變，罵得更兇更毒，可完全文不對題，罵着別人頭上去了，忽而南，忽而北，忽而滿口忘八蛋，仔細一聽，簡直等於在罵他自己。『唔，你，』最後他通的一跳，幾乎把他衝倒，破風箱一樣呼氣，逼到他臉上，震破腦門的尖聲吼：『你要死是不是？你這該死的東西！』眼睛盯着他，『你說，你說，』突然，狠狠劈了他一下耳光，嘴裏吼着：『滾！快給我滾出去！』

『他媽的×！』他回到號子裏，越想越想不通，對這些吃人的東西，他是向來不作任何幻夢的，但是荒唐的厲害呢，他沒有開過一句腔，這樣的審問究竟什麼意思？據號子裏一位老年的同志告訴他，這樣情形，案子無疑是很快就會結束，槍斃或是釋放，那就完全要看他的運氣。

據說那老狗近年來變得厲害，一忽兒這樣，一忽兒那樣，因為資格老，過去牌頭硬，又是那裏的重要頭子部下的狗蛋們，誰也不敢向他放一個屁，他高興那天來就那天來，不來也反正有人替得了他。他是出名喜歡用刑的，不知那時候起，他更

喜歡自己動手，打得別人鼻口流血，比什麼都過癮。最近來變得更厲害，喜怒無常，他們自己人背後罵他「老糊塗」。

不久的事，他硬幹幹掉他們自己的一條狗。事情鬧得很不小，這是他偶然從一條化裝在號子裏的狗特務嘴裏，親耳朵聽來的。那是爲了兩個鄉下女人，高支鄉下的，她們是兩姊妹，長得一毛一色，實在跟政治毫無關係，因爲那條狗向她們逼姦不成，就叫了十幾個青年軍，把她們綁到山上，輪流強姦，最後事情不得收場，便反告她們是重要奸探，而且有憑有據，於是也解到南昌來了。老狗一得報告，連夜自己來開審，可是審來審去，什麼也審不出，那兩姊妹早已逼打成招，絕口承認，只說快槍斃就是，快槍斃就是。老狗的性子來了，繼續三次用刑，三次都沒有口供，拖出去假槍斃，拖進來還是沒有口供，老狗當場氣得發抖，還昏了過去兩三分鐘。他根本不是要救她們，就是受不下這口氣，明知她們不是什麼奸探，卻偏要像十頑不化的奸探一樣跟他硬碰，這簡直是一個絕大的諷刺，所以幾天之內，他一口氣調出二十多條狗，狗特狗，狗特狗，一場狗特事情終於露了底，便一傢伙把高支的那條

淫棍狗蛋抓來幹掉了。而那一對姊妹，也出乎意外的很快被他莫名其妙的處決了。

據說這件事情以後，他連發了幾天奇怪的熱病，整天吊起喉嚨罵人，什麼人都不敢近他，好像會弄死他，最奇怪的，他稍一清醒，就說要錢，錢！錢！不是活人用的錢，他要陰界的錢，他不要冥票，一定要金錠銀錠，佛圖經卷這些。他寫了十次以上的遺囑，可全都給他自己撕了，據說其中有一個，他撕碎後，一口氣把它嚙爛，吞進肚子裏，誰也不知道他寫的什麼。總之鬧得一天星斗，差不多在南昌狗圈子裏的，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不知道。

從此，他變得更可怕，有時好幾天不來一次，有時深夜三四點鐘，忽然闖來了，立馬火炮要提人開審，審起來，沒頭沒腦，隨便打罵一通，生殺無定，鬼知道，他在審些什麼？所以那位年老的同志，一再告訴他，這完全要碰他自己的運氣了。

居然不出所料，第二天晚上，同樣的時間，又提名開審他了。他進去時候，那老狗正在給人通電話，聲音極低，五尺之外，已無法聽出他在說什麼，末了，他電話筒一放，十分疲憊地望着他，他說：『好吧，你來了。』他臉色發青，一隻手僵

在後腦下面，不知做什麼，始終可怕地僵着不動，也始終不拿下來。『好吧，你來了。』他重複說，且從頭到腳望了一眼，似乎疲憊得已經不能支持，但忽然吊起那老痰裏的尖聲說：『老實告訴你，杜永根，你，唔，你，』聲音帶着可怕的顫抖，他想了一想終於說：『好吧，你現在可以出去了。』

這一下，反使他心跳得十分厲害，因為根據隔夜那老同志的說法，這時，正是他最危險的一關了，他吃緊地朝他望着，注意他每一秒鐘的變化，說不定他那一隻僵硬的手，突然從後腦舉起的時候，也許他就會什麼都完蛋了。

是的，老狗的眼光始終還沒有離開他，帶着兇險的一閃，可怕的一閃啊，終於當他吐出一口老濃痰的時候，放是過去了。他僵僵身體站起來，好像做完一件大事，訓起臉孔望着他，好像是訓他自己的龜兒子一樣，『好吧，你可以出走了。』他鼻腔裏破風箱一樣呼氣，好像有很多的話要訓出來，可顯然，他聲音往喉嚨裏一沉，只模糊地告訴他說：『我住在大西門白菓巷三百零七號姓吳，高興的話，去看我。』

很快，他一出那房間，眼睛又被黑布紮住了，照樣又把他裝進汽車裏，狂亂竄了一小時光景，被人推了下來。他拉下布條一看，原來是條大街，因為他離開南昌快二十年，一時間昏天黑地什麼也弄不清，只是順着街道走，走來又走去，腦子裏開始有是數目了，他想到自己的家，他從沒有這樣激動，又這樣親切地想過他的家，可是他不敢回去，他這樣出來，絕對不會沒有「尾巴」，最後，他住進一家起碼的小旅店。

他開始考慮今後的行動。蔣管區不能再留，解放區一時進不去，所以只有決定來香港。這樣，又勢必要打通家裏的關係，至少幾天之內不能離開南昌，於是他立刻想到一個更嚴重的問題，要不要去看那老狗呢？他想而又想，不看他，一定會更壞，也很可能發生其他的意外，因為他根本還沒有離開老虎口，所以決定了，他決定去看他。

他的地方，他說他再記得也沒有，當年他們被破壞的機關，離他只有三個門牌。房子裏面的構造，他也始終記得，一廳兩房的三進大屋，有高牆天井，有人家

的天井裏，還有合抱粗的大樹。那裏很冷僻，離巷不遠就是當年殺人的刑場，走那裏過，心酸肉跳，至今還一樣的不能透氣。

第二天下午三點鐘，他到了這三百零七號的鬼屋，確是鬼屋，頭進裏，破爛十敗，兜堂停起兩口大棺材；二進屋裏，算是見到了人，不消說，狗頭賊腦，向他七看八看，七問八問，看好問好之後，叫他等着。一刻多鐘，他出來引他到最後三進屋的樓上，在一塊掛下的黑色的厚門帘前面，停住了。表示已經到了這老狗的房門口，那個人悄悄的掀起門帘，走了進去，一忽兒出來了，哭喪着臉的樣子，向他搖手。

『怎麼，他不在嗎？』他奇怪地問他，他也很高興他不在，表示來過了，什麼都完了。

可是那個人生氣地告訴他：『你下去吧，他不見你了！』

『不是他叫我來的嗎？』

他故意表示很有誠意的樣子，可是他的脚步，已經到了樓梯上了。

但當他走完一半曲尺形的樓梯時保，上面又突然響開一個聲音，他還沒弄清這聲音的來源，帶他的人，可立刻扯扯他的衣服，表示叫他上去，因為那老狗又說要見他了。

『他媽的×！』他差不多鼻孔都冒火了，可是不能不重新回上去，他又到了那塊黑門帘的前面，他再望望那門帘，足有棺材板一樣厚，他莫名其妙的覺得背脊發冷。可是那門帘一掀，『哇！』一片陰黑洞洞，什麼也望不見，他剛吃下去的東西，一下冒到喉嚨口，他忍不住的想吐，裏面一股霉臭，不，不知什麼惡味，往他臉上直撲，他不由自主的退下兩步，可是那熟悉的老痰裏的尖聲，分明在叫他的名字了，意思是：『你進來好了，我向來就是這樣的。』

他自然只好進去。當他進去的時候，房間裏已亮一盞鬼火樣的電燈，好一陣，他才敢坐下，雖說是張講究的沙法，他可像坐在死人骨頭上一樣，拼命望着半空裏的那隻燈。

這硬是見了鬼，外面太陽好好，他可偏在那裏做「陰陽河」！難道屋子沒有

窗？他狠命替自己解釋，於是對不起，他的眼睛便就不客氣的向他四壁搜索起來，他弄清了，原來兩面都有窗，可是兩面的窗上，都照樣掛着黑門帘那樣的厚東西，一塊就在他旁邊，他又伸手摸了摸，一樣的，也有棺材板那樣的厚。

據老狗告訴他，他的眼睛見不得光，他十多年來一直就都是這樣。

他覺得這是活該！二十幾年來的黑夜劊子手，不知偷偷摸摸殺了多少人，喝了多少人的血。他以為江西解放之後，一定得替他定打一隻他所合心合意的黑籠子，叫他站在裏面，一千年，一萬年，不准他腐爛，讓大家博覽博覽，讓後代的子孫們也博覽博覽，永遠記得這人類的恥辱！

他跟他一共沒有談上十句話，很多的時候，他都在模糊的燈光下，看着他一次又一次的吸鼻煙，不然就神經地弄着他的指甲刀，他不懂他為什麼偏喜歡這兩樣東西，幾乎是交換着從大衣袋裏摸出塞進。不然，那隻僵硬的手，又莫名其妙的抓在他後腦上，怎麼也不拿下來。他說他很想替他來個全身解剖，但可惜他沒有受過這一門。

最後，他到底還滿足地看到了他原形，因為他再也坐不住要出來的時候，他那隻僵硬的手還是放在後腦上，一路送他到門口，當他掀起門帘回頭望他時候，他張着大嘴，『呔』的打了一個大噴涕。多謝一路斜斜的陽光，更清楚的照出了他的原形，臉色死白，兩眼血紅，好像剛吃下人，冒在嘴邊的鮮血一樣，滿臉是可怕的毛孔，一個毛孔，起碼可以插進四根豬鬃，可怕！但是他心裏一點也不覺得害怕，他正想多看幾眼，江西解放的時候，好使這隻定打的黑籠子更加適合他的身材，站在裏頭，也使他格外的合心愜意。

他一路的敘述到裏，吃力地靠在椅子上望着我透了幾口氣，我以為他又要咳嗽了，可是沒有，他而且很快的告訴我，他的話還沒有完。他說，最後當他跨下樓梯的時候，他幾乎一下就從那裏滾了下去。

『爲什麼？』我吃驚地問他。他笑了笑說：

『不爲什麼，他也並沒有用槍追擊我！』

那不過是當他正要跨下第三級樓梯時候，他背後的樓板上，突然嘩啦啦一跳，

那熱悉的聲音忽然又吼開了。他停住一聽，原來是吼他的老婆，總是爐裏的香火熄了。

『香火熄了？』什麼暗語吧？他制不住心頭大跳，但等他走完樓梯的時候，他完全明白了，而且清楚記起他剛才上去的時候，就在那中間的樓房裏，聞到一股刺鼻的香火味，順眼望去，果然，就在那中間壁上，正掛起一張嚇然龐大的佛像，佛像下面的長桌上，又不可思議地看見一隻磁質的立體觀音像，那是他們那裏的土產，無疑是定貨，他說是有我的寫字檯一樣高。他一路出來，他一路的被那對男女佛像驚異着，想不到還能在這殺人如麻的南昌城裏，吃到這麼旺盛的香火，而且是那麼樣的誠心至意。他覺得實在不可思議。

他忽然站起來，望我說：

『你來研究研究吧，也許你會有興趣！』

『我？爲什麼？我根本就沒有那時間！』

我認真地抗議他。不過我也還了他一個提議，倒是他幾時動手定打那隻黑籠的

時候，他務必要通知我，天南地北我也一定會趕到的。說得他，連我自己，都一同大笑起來。

窗外，天已大亮，什麼都透明了。

三十八年三月於香港

結 親

一

元宵晚上，好月亮。

李春堂老爺一個人在家。家裏人都上街去看燈了。鳳山街的花燈是出名的，四鄉八鎮路遠點的，還特意雇船去看，這在一眼相望的大樹村，怎麼能不去呢？

可是爲了看燈，春堂老爺今年卻發了太太的脾氣，幸虧太太識相，從去和不去的僵局中，她作了一次在李府上從未有過的讓步，把媳婦、女兒、連同已經給長工老四搨出大門的孫兒阿寶，都重新叫進來，要大家把新衣服換了，手飾掛鎖之類也都去掉之後，老爺才勉強看報，不再暴跳。

但女人太太到底吃不起這個虧。臨走，她鬪了老爺一眼，心裏罵着：『做人

像你呀，早鑽進棺材好得多！」於是冷在一旁，等待老爺回戰。可是看報的老爺，動也沒動。她更氣，趁媳婦女兒還在廳上，呱啦一聲走去說：「你門戶可要當心哩！」

「門戶」兩字說得够用力。連忠厚的媳婦也笑了。她偷偷捏下姑娘的手，意思是：「這還用說嗎？老公公一天到夜就是「門戶」「門戶」的！」

姑娘沒有表示。她頂不滿意媽媽肚裏那種脚色，她是向來幫父親的。鳳山街的鑼鼓也響了。她焦急地催着：

「走啦，好走——又不走了！」

好容易出了門，女兒像要哭似的跟媽說：

「其實爸爸也沒有錯，要是看燈看燈，也像彭家橋鑽出新四軍，不是性命也逃不掉？」

「喔呀，新四軍，新四軍就吃人？真是有種像種，動不動拿這鬼名堂嚇人！活着好好的，真哪來這些鬼東西呀？以後記着，別跟我提，曉得吧？」

『哼，不提他就不來了？』

媽媽女兒，就這樣在路上接起火來。

年初一到如今，家裏確沒有一天太平過。初一夜裏，離這邊七里路的彭家橋，忽然鑽出三十多新四軍，說是捉狗腿！捉狗腿！這些狗腿，平時橫衝直撞，呼風喝雨，天沒他大。這一下，可走頭無路了。有一個已經躲進人家正在生孩子的血房，這人家一聽新四軍來拍門捉他，真是千載一時，一把將他從老娘婆背後拖出來，連聲說「宰了他！宰了他！地方够苦啦！」就這樣，不上兩枝香辰光，新四軍一傢伙捉出七條狗腿，當場拍拍拍，留下這七顆子彈和兩張佈告就跑了。自衛隊追到半路，又白白送命三條。這驚天動地的大事，一下轟開幾十里地面，各地都連夜有人報告到蘇浙皖邊區清剿指揮部，可是不到六十里的指揮部，足足過了兩天，才送下幾捆鬼畫符，上面寫着八個大字：「私藏奸匪格殺勿論」，要大家貼在門上。大家貼是貼了，只是有錢當公的人，始終哭笑不得，像吞着一顆炸彈在肚裏。

『嘿，指揮——部！』

這時正在廳上看報的李春堂老爺，剛把張四開縣報翻過身來，那一長串赫赫大字的指揮部，又神主牌樣的豎起在面前了。他恍惚看見神主牌的「公告」兩字，這就連報往茶几上一拍，跳起來，望着空裏幾隻明亮的琉璃燈，有氣無力地說：

『告什麼啊，兩年零三個月也告得差不多了吧？』

他來回踱步。清楚記得這個指揮部在這面成立了兩年零三個月，兩年零三個月裏，人確是殺過不少，只是山裏的新四軍汗毛也沒碰着他一根。

『人家日長夜大呢，他可連鷄毛也不派出一排——指揮部！』

春堂老爺心灰意冷的站在天井邊。高牆上已經有月亮，他感慨深長地望着它。要指揮部派兵，在春堂老爺卻不是一句空口白話。彭家橋事情一出，他什麼風也不露，鷄叫天沒亮的時候，專差長工阿四送了一封十萬火急的手諭進城，給他在縣黨部當委員的大兒子。他生平第一次給兒子開下那張漂亮的支票：以一百擔谷子的代價，要他向指揮部活動派兵。能一連，自然上上，不能，排把也行，反在大樹村也只有那點大。老頭兒做事是周到的，信寫好，還特意在橫眉上批幾筆，他願意

把前廳讓給派來的官長住，要是官長不帶家眷，伙食可由家裏供給。然後又把信裏已經提到的軍費問題，加批一筆，必要時可由地方籌劃，但不必明言在先。「明言」旁邊，又打了幾個密圈。

信封好，他放在手裏頓了兩頓，感到一種力量，好像出奇地打了一個勝仗。當他每天去到後村趙惠成家裏的時候，他格外沉默，胸有成竹地抽煙，專聽別人的議論紛紜。

趙惠成是本村一個廣交的中醫，家裏向來賓客不斷。這幾天，更是人來人往，連那位不大人見他在太陽裏走路的許福老爺，也少不得要上那裏坐坐，一來他不太放心手下人的消息，一來他也要觀望觀望別人的動靜，他臉上有巴掌大一塊青痣，像永遠給人打傷了似的。背後別人都叫他陰陽面。他的話獨多，喉嚨尖細。所有人之中，他最注意李春堂的氣色。只是他們兩個從不作正面的交談，彼此切戒，互不買賬。十八年前，爲了寶慶寺智圓和尚那份田產，他們足足鬪了三年，大家動了窖，結果算是彼此沒有沾手，打了一場平拳。過去的事情始終記在大家心裏，大

家都放長眼線，等看彼此的遠鷓。所以有一天當別人提到村防空虛，怎麼能有一點實力的時候，只有李春堂一個人，能從陰陽面打着哈哈的笑聲裏看到他焦急渴望和起泡的內心，他故意不望他，但陰陽面卻有意向他閃一眼，等別人也都跟着望他的時候，他才無可迴避地搖搖頭說：

『很難吧，地方氣魄太小了。』

『管它大呀小的！只怕沒頭寸吧？』

陽陰面撲的一口痰，正吐在春堂老爺面前，他惡心地把煙筒在地板上連敲兩下，心裏說：『你就曉得我沒有頭寸？不要真的成了事，你就頭往頸子裏一縮！不過，怎麼也踏得你出來的！』但臉上卻故意顯得十分黯澹地說：

『頭寸？憑空就飛得出頭寸？』

陰陽面突然打着滿屋震動的哈哈，一隻手在檯上做爬動的姿勢。

『飛不來，就叫他爬出來吧！』

一陣哄堂急笑之後，春堂老爺也嘿嘿地笑了。這是對付許福陰陽面的，意思

是：『哼，成了事你可沒有便宜吧？』

這天他回到家裏，又再補了一道手諭給委員兒子，告訴他：此事火速加油，非成不可。一有眉目，密封來信，人可千萬別下來，以免招搖，切切！

兒子的回信，整整等了十四天，終於在昨天雲眼烏的時候到了。老頭兒捏着信就往房裏走，他想回信慢到，必有道理。他一面點燈，手不住的抖。他一口氣把信看了四遍，再要從頭看的時候，才覺得這寥寥幾十大字，原來早已看完，於是把它摺攏，袋好，塞進不離身的腰斗，吹熄燈，嘆口氣上牀睡了。

幾十年來他從沒有這樣早睡過，嚇得全家上下，鴉雀無聲。都以為老爺病了，然而誰都不敢去問。

第二天一清早他起來了，衣服還沒扣好，已經到了廚房，他要把那封信燒掉。當他在茶灶上丟下信的時候，他鄙夷地瞥了封面上的筆跡一眼，一股氣悶塞在喉嚨裏怎麼也吐不出。正好孫兒阿寶掬着風爐扇在他腳跟前玩，他猛的奪下風扇，抓着了把柄似的對媳婦吼：

『告訴你們不能讓孩子來這裏，來這裏，你們一點心也當不來——看你們怎麼辦啊！』

忠厚的媳婦自然摸不着公公的心思，從灶窠裏趕出來低聲說：

『他要在這裏呀，拉也拉不開！』

『他要，他要殺人就讓他殺了？』

公公一陣風似的旋開了。他從沒有這樣恨過這位媳婦崔氏。赫赫有名的崔八堂，她老子，國大代表候選人，如今還在南京搞。叫她寫封信問候問候，她卻全沒有那回事；打了底子給她，還是老白蠶樣的不動。不動，全無心肝的東西！蠢豬蠢狗碰上一個門堂子來啦，要是崔氏強一點，慶山也不致十年黨門，依然是個掃腳貨！委員，武不能弄槍，文不能測字，唬唬鄉下人，哼，委員！

委員兒子的信，把老頭兒的心緒透底搞翻了。昨夜一通宵，今天一整天，想想那，一無着落。他六十二年來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孤單，一條老命吊在絲瓜藤上飄。他倒在那張虎氈軟椅裏，燈燭輝煌的中廳上，靜得叫人發冷。他幾次的想站

起，又不站起，最後他含糊地說：『好吧，各掃門前是容易的。』於是突然起立，走近擺着各式鮮菓的供桌，對裏壁廳屏上掛着的父母神像，深深望着。他決定要卜一個課。然而當他拿起香來，他又已經什麼都鐵定了。他不能離開這裏，離開他六十二年來一向都沒有離開過的家，殺頭他也不走。拋屍露骨，葬身異地，從前逃難，還有天光之日，如今呀如今——

兩顆老淚，糊模着春堂老爺的眼睛，他躬身跪下，向廳屏上的神像連叩三個頭，挺直半身，微微翕動的嘴上，不知說了些什麼。

二

幾天來，六十里週圍，風聲極壞。某地某鎮敗兵搶了；某鄉某街搶過又搶了；一忽兒說指揮部已經移動；一忽兒又說八路軍的便衣也進了某地。一忽兒說來了來了；一忽兒又道不是不是。小小大樹村，風報滿村滿巷飛。

今天一黑早，不知什麼風報，村裏有些人忽然沒頭沒腦往河那邊跑，可是河那

邊也有人沒頭沒腦往河這邊擠，窮人的眼睛個個都亮開了，東一堆，西一堆，形勢可怕極了。這樣唏哩嘩啦亂了兩點鐘，才算說是沒有了事。

春堂老爺喝了兩口白粥，搖搖頭，嚥不下。正想去後村趙家打聽打聽，夾忙裏闖進了梅香丫頭。這嫁出門六年的老丫頭，一進門，雙條眼淚直落說不出話。老爺桌子一碰！

「你逗來做什麼？我早不許你進門，你還有什麼臉皮進我的門？」

「老爺！」

「什麼老爺，誰是你的老爺？快給我滾！」

老爺頭一昂，出去了。

「老爺！」

梅香追到門口，但老爺已經轉了彎。她是來求老爺救命的，她丈夫王樹根，他們小免孩子還在肚裏的時候，就給地方上一根蔴繩網走的。據說沒有到城，他逃了。可是三年沒有信，都說他死了。三年的日子，全靠她小叔王樹清和她，苦扒苦

做養活了老娘和小兔。那曉得三年後的昨夜晚，五七個人又來拍門了，抓起草窠裏的小叔，打一陣，沒有網，拖走了。老娘追出去，追了幾十步，追不上，就在人家水車棚裏上了吊。好容易發覺救活，天已大亮。她這就沒命的往大樹村跑，這面鳳山街鄉長是老爺的親聯襟，老爺一句話，小叔得救了，也救了老娘小兔和自己。

梅香呆了一陣，走去找太太，太太忙得頭面不露，不知和小姐關在房裏做什麼。找奶奶，奶奶塞給她一碗糯米糕，叫她在灶窠裏烘烘火，別的，她似乎一竅不通。等到天黑，還不見老爺回，梅香原是有病的人，只得倒在燒火橈上。還是奶奶心好，推醒她，叫她去房裏地板上暈，有條被絮在箱蓋上。

二更邊，老爺回來了，什麼丫頭不丫頭的事情，他早已忘記。一天裏他忙得沒有歇過氣。他得着一個驚人消息，鳳山街趙癩痢的小兒子，是共產黨新四軍，已經進了山，政治部的一個重要角色。爲了這消息，陰陽面還鬪了他一場。顯然這傢伙要獨跑一門，霸着這個空子由他一個人去鑽。所以別人說着趙癩痢小兒子如何如何，他發跳了，切住所有人的嘴說：

『哈，亂吹亂吹，一派胡言！』

他說和趙癩痢剛才還碰了頭，他親口告訴他，他的兒子明明在青島——

『青島，大家總知道囉。青島，就是青島！』

他一拳擊在手掌裏：

『賭我的頭！這小子也當得進共產黨我才不信！人家共產黨，要嘛，大學畢業，要嘛，會扛槍打仗。趙迺祥這根豆芽菜，一來中學沒有讀通，二來倒叫槍來扛他，不是嗎？』

他眼睛一掃，看見李春堂還在跟別人交頭接耳，一定是念念不忘那根豆芽菜吧？便一個旋身轉到窗口，突然海罵人起來：

『如今死到臨頭狗急跳牆啦！大樹村現成擺着四隻鋼骨碉堡，括括叫，日本造，聾子耳朵不成用啊！頭寸，頭寸，原來屁個頭寸也爬不出！倒想挖空思想爬共產黨後門哩！哼！』

李春堂漠然一笑。多少天來鬱在心裏的悶氣，這一笑，倒反鬆動了許多。他覺

得派兵事情幸虧沒成功，成了事，這個局面也擋不住什麼，倒是江山一改，這陰陽貨就會第一個拿自己送到新四軍去報功殺頭呢！

這晚上，春堂老爺的臉色特別好看。一家上下破例的融洽，也破例的商量起一些大事來。早上沒來得及做，現在一一做了。他分給各人一疊爲數不小的大鈔，要大家縫在拿來給他看過的，經他指定了的衣服裏。各人身上又留下兩樣金器，縫在另外的內衣裏。並且告訴她們，足夠的米糧火腿油鹽鹹魚之類，早替她們安頓在山舖裏了。十里之內，他們足足有八個山舖，八個山舖都照樣一份。頂近的兩個，是大家都去過的，後園裏就望得見，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，第一步就在那裏落脚。據他說，上山舖的苗老三爲人可靠，老頭兒不在那裏，苗老三都一樣會忠心耿耿的對她們。下山舖的本地佬，難說一點，只是早給了他們好處，還不致十分大變心。反正這兩個山舖，人多眼衆，誰不知道是春堂老爺的，所以只能暫爲避避脚，以後還是去楊梅山或牛頭嶺最安妥。

老頭兒吩咐到這裏，女兒英華忽然伏在桌子上哭了，媳婦也跟着揩眼淚。老頭

兒大聲笑着，拍拍她：

『哭什麼，共產黨就霸得了我們一輩子？美國也不買他們的窮賬呀！』

媳婦見公公滿臉慈祥，心裏十分激動，一時可找不出話說。忽然一低頭，望見懷裏的阿寶，想了想便說：

『阿寶這兩天乖呢，公公，風爐扇把他他也不要了。』

『好吧。』

公公皺一皺眉頭笑笑說：

『英華跟嫂嫂都早點去睏吧。靈醒點，不要敲鑼放銃也聽不見！』

媳婦女兒一進去，太太可不能不追問老頭兒了：那些田單契紙，那些硬洋紙鈔，那些衣服首飾，那些，那些連太太也一時報不出名目的東西，究竟老鼠搬窠樣的搬到那裏去了？這些天來老頭兒很忙了幾陣的，揀着深夜，帶着手電，黑暗裏太太只聽得他一陣出，一陣進，可是不敢問，身也不敢翻，第二天早晨起來，還一定要說：

『昨天真好睏呀！』

『唔。那麼嵩山堂的藥膏可以停一停啦。』

太太的聰敏，常把老爺弄得團團的轉。但這一次，她決不隨便放過，萬一新四軍真的來了，有個長短，她可不能不留個後步。大兒子慶山，反正不是她養的，那麼祿山跟英華呢？所以她真的出了眼淚，定要老頭兒說出藏放的地方。老頭兒想了想，還是含啣煙筒說：

『早哩，你別操這份心，祿山慶山我都早有了安排，別人逃也要逃出去，還是讓他們在外面安頓好得多。』

『自然囉，手心手背都是你身上的肉，人總說我心雄氣不平。』

『現在還管得着這些？』

『怎麼能不管？別人不說，我慶山也吃不消呀！難道你連我也不相信，那我還做什麼人啊！』

『好啦，好啦，我會告訴你的。我還有第二個六十二歲活嗎？不過你們就來不

及了，巴巴的等我蹺辮子啦！啊，唔！』

老頭兒咬得鐵緊，絲風不吐。太太只好收篷歇鼓，順着他的心意把話頭轉上鳳山街趙癩痢的小兒子身上。

『喔，這黃炭臉大嘴巴，不是我們祿山的同學嗎？』

『不吧，我記得他們是同地不同校。』

『嚇，你真老昏了頭啦，同一個學堂就是同一個學堂，不是那年暑假裏他還在我們這裏住了兩天嗎？』

老頭兒抹着蟹撇鬚想。是極，對極。到底女人心細記性長！這黑炭頭，整天清叫白喊，後來爲了祿山也跟他河裏游了水，自己發了一頓脾氣，那小子才絕腳沒有來。其實游游水也不定會淹死哩！老頭兒有點後悔，但過去的事情總是過去了，過去的事情誰還一定記着嗎？

『嘿，這小子真想不到啊！』

『什麼稀奇，這小鬼那一次還用了祿山的錢呢！』

『多少？』

『誰還記得，反正你一手捏着，兩頭沒剩。這些錢還不是我做娘的私下給祿山的？』

『你的錢難道就不是我這裏去的？』

老頭子十分興奮。自己去烘缸裏端出那一悶盅消夜補食，還特地挖了三調羹給太太。直到太太進房以後，他還是毫無睡意。一時心血來潮，便端起洋燈穿過天井，繞過花台，呀一聲，把兒子祿山一向住的廂房門推開了。

滿房的老鼠嚇得走頭無路，窮奔亂闖了一陣，老頭子才走進去。他首先打拭一下書桌書箱上的蛛絲濛塵，然後開書箱，他要檢查檢查祿山兒子這幾年來究竟讀了些什麼名堂？「朱子百家」，「曾文正家書」，「唐詩三百首」，「二十四孝」，「七俠五義」，「枕亞浪墨」，「清宮外史」，「幾何」……老頭子不得要領地搖頭，最後拿起一本「愛情三部曲」——

『愛情！』

他輕輕說一聲，把書翻一個面仍舊替他放好了。接連開過第二第三個書箱之後，他還是精神飽滿地坐在書桌前面，沒有一絲睡意。於是他又打開抽斗，在滿是蟑螂屎的亂信堆裏，他好容易找出一張泛了黃色的雙人照，他心裏一跳，急忙湊上洋燈去看：『這是誰，祿山旁邊這個是誰呀？』一壁裏想，一壁裏心就開始急跳。

『那麼大一張嘴，不是她還有誰呀！』

他的獨白，分明在空寂的廂房裏起着迴響。他把這照片一下塞進抽斗。想想不要，怕弄縲，他明天要去鳳山街照相館放大。於是很快又拿出來，自然再不能放進抽斗了，要是蟑螂把它啃掉一塊呢？他捏着，正是不知安放的時候，太太突然從黑暗進來了，她叫一聲：

『原來在這個房裏！』

她很有把握的眼光，向四面的複壁板一掃，她覺得那麼多金銀財寶儘放在這些複板裏，並不妥靠。但老頭子還有良心，始終是偏袒她的祿山兒子，爲什麼放在這裏，這意思真使她感動得眼淚也爆出來了。只是她不能不找個理由，圓說自己的突

然衝來：

『梅香這死丫頭，真叫我睏也睏不着！』

『她究竟什麼鬼事？要當心她手脚呢！』

『說來話長，她小叔捉到鳳山街來了。其實還不是肚皮餓慌了，找件事情來吃幾天？』

『吃就隨她吃幾天啦？不過要當心她手脚呢！』

老頭兒心不在肺，又把照片湊近燈光，慢慢地漾了幾漾。太太眼睛好，她並不認識兒子旁邊的那個人，而且斷定不是趙癩痢的兒子，但爲了不掃老頭兒的興，她打了一個響亮的噴涕說：

『喔呀，好大的一張嘴呀！阿祿怎麼高興跟他拍在一起呀！』

『人家是好朋友，又不做你的媳婦！』

老頭兒一陣嘿嘿急笑，驚起門外花台上一羣夜宿的小鳥。

三

春堂老爺打定主意要跟鳳山街趙癩痢結一門親，天一亮，就叫長工老四去請牌樓頭三寡婦。

三寡婦走近李府邊門外，煙頭一丟，想了想，顯得十分匆忙地走進去。她判定這裏老頭兒叫她，不是要趕緊脫手什麼，便是急想抓進什麼，這一套，她向來是靈熟的。

『喔呀，外面風聲好緊呢！』

這女人終年戴着白包珠耳環，梳着烏亮的頭髻，喜歡穿黑衣褲，一副結切伶俐的樣子，她一面說，一面很有禮貌的坐下來。

老頭兒親自提煙，說：

『沒有什麼，傳說得厲害罷了。』

『不罷，陰陽面可就不知找了我多少趟。』

缺127-142

春堂老爺在前廳落轎，燈影裏鑽出五七個長袍馬褂，打恭着手往轎前擁。

「恭喜！恭喜！」

「恭喜！恭喜！」

陸鄉長也不甘人後，用力一擠，冲着他聯襟說：

「恭喜大姐夫！」

許老爺太太，也胭脂花粉扭出來，兩手捏着花絲絹頭，搭在右襟邊，向春堂老爺欠了幾欠身：

「恭喜老爺，有位好女婿！」

「靠福！靠福！」

春堂老爺深彎着腰，打拱着手，向左右前後一壁還禮一壁說：

「小女梅香，是個粗人，從小沒有教育，還望各位海涵栽培！」

「喔，老哥！」

陰陽面一把抓着他的手。

『喔，老哥！』

春堂老爺也一把緊抓着他的那隻手。

席開酒三巡。主人拉一拉上首的春堂老爺：

『老哥，我們裏面坐坐。』

房裏妝台上，點着一支紅蠟燭。窗開着，有一股寒夜的花香飄進來。兩位老爺剛在煙舖上橫下忽然又都同時的站起，陰陽面吐一口痰說：

『老哥，我們該結一門親啵！』

『可不是，我們早該結門親啦！』

『你家梅香看不出，如今堂堂一品夫人啦！』

『那裏那裏，叫做癡人有癡福吧了。』

『我想，』

陰陽面用力眯着右眼，李春堂緊扭着一面的蟹撇鬚：

『你是想？』

「是的，今天日子好，你也該正式把梅香認做女兒。我嘛，靠福，算是他的乾爸好啦！」

「好極！那我們是親家翁了。」

「啥話！啥話！我們是指甲連肉，指甲連肉一家人！」

「呃，老哥——」

春堂老爺逼前一步。金沙寺三個大字，在他腦門裏有力地一閃。他抓着陰陽面的手正想說什麼，突然一陣帶哭的急叫，是陰陽面太太，從後廳衝出來：

「這死了頭，這死了頭，跑啦！跑啦！」

花廳裏一陣大亂，幾個聲音混雜着叫：

「什麼，跑啦？這賤丫頭跑啦？」

「跑啦，跑啦，影子也沒有啦！」

「啊！！」

房裏兩個老爺同時一震。一個跳去拿槍，一個昏倒在地上，臉色死白，那頂紅

結子瓜皮帽，滾得遠遠，給陰陽面踢一脚，飛出門去了。

一九四八年四月於香港

後記

這裏一共收集了五個短篇，都是到了香港以後寫的。原來還有一篇「半升米」，發表在「羣衆」上的，也打算編進去，最後還是抽出了。因為沒有寫好，化了一天時間把它改過，還是不成，便決定抽掉，留着以後重寫。

由於這篇太不成熟的東西，使我想到寫作上的一些問題，好作品必須有好題材，但好題材不一定就能寫出好作品。如果生活不熟悉，思想情感把握不住，單憑主觀的一味努力，結果只是自己騙騙自己。這樣的努力，越努力越不成。「半升米」的題材是好的，可說是在我這樣的一味「努力」下糟塌了。

我回想寫這篇東西的過程，對於那一家四口，僅僅爲了半升米事情，結果全家大小上了吊，我確是非常難過，也非要想把它寫出來不可。當時寫着的時候，感情也很激動，這種激動的情感，平心說，應該也不是假的，但事隔一年子，再來讀它

的時候，就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，記得當初動筆之前，也曾經把這題材向朋友們談過，朋友們都很感動，我自己也因為激動的緣故，中間停了兩次才把這故事講完。所以問題來了，既然作者的情感不是出於虛偽，而故事本身也有現實根據，爲什麼寫成了作品，反而就那樣要不得呢？連自己也沒有勇氣再改，只好把它塞進抽斗。因此，我作了一次反省，給我找到了問題的根源。雖說題材本身有它的現實根據，但這現實環境和自己離得太遠，事情本身發生在湖北，我把它搬到自己比較熟悉的鄉間，這在創作上原不是不可以，但我的所謂比較熟悉，也仍然是個浮面，特別是戰後反動派統治下的鄉間，那就更是浮面的浮面，於是一味的「努力」下，閉門造車了。這是首先決定我的那篇東西，不能不塞進抽斗的主要原因。至於所謂作者的情感不是出於虛偽，是的，我承認，我一點也不虛偽，但是這所謂不虛偽的情感，只是我的，我這知識份子個人的，和那一家的確爲了半升米全家吊頸的手工勞動者的情感，很多地方沾結不攏，可在替他們隔靴抓癢。好比打架的人，看拳頭好像蠻有勁，但一拳拳都落空了，沒有打中別人的要害，所以打輸的不是別人，正就

是我自己。我在修改它的時候，前後整整的細讀了兩遍，一些當時自己覺得非常用力，也可說非常滿意的地方，現在看起來，只有一句話，蒼白得可怕！

固然，作品是寫出來的，但我經過這次反省，使我更一步懂得，寫是其次的問題，先決條件是如何與大眾人民結合，從而改造自己，豐富自己這一艱苦的過程。有些人口頭上儘管可以接受為人民，為大眾，但實際上，坐在房間裏，甚至躲在陰暗的角落裏，自命不凡，覺得自己永遠超人一等；為起人民來，為起大眾來，也一定可以超人一等，因為只是以為自己的思想高，靈感多，情感豐富，技巧好，諸如此類等等，永遠陶醉在自己的小天地裏，稱王稱霸，以及其他等等。我想這樣的時代早已過去了，過去的時代是決不會重新再來，自誇自負的自我陶醉，也都是徒然的了，到是如何腳踏實地，不要口是心非，把自己看得平凡點，虛心向別人多學一點，我想一定有不少的好題材，能給我們抓到，抓到了，也不致白白糟場掉。

香港兩年來的文藝運動，給了我許多學習機會，對毛主席的文藝運動講話，也曾經展開過多次的熱烈討論，得益更是不少，希望自己在今後寫作上，更要加緊

努力，向着這個方向一步一步跨上。

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於香港

羣益文藝叢書

燕宿崖（長篇）

周而復

村長和他的兵（中篇）

丁克辛

龍頭山下（中篇）

郁茹

雛鶯（中篇）

丁易

蘆花蕩（短篇）

孫犁

工人張飛虎（短篇）

康濯

結親（短篇）

葛琴

兩條路（短篇）

紺弩

獸道（短篇）

沙汀

烏鴉與麻雀（劇本）

陳白塵

文藝論文集（論文）

茅盾

星火集（論文）

何其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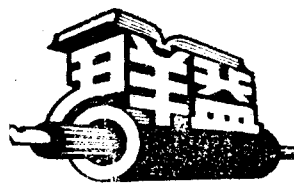
新的起點（論文）

周而復

血書（雜文）

紺弩

這是我們奉獻給新老解放區的讀者們的一套文藝叢書，作品選擇的標準是為工農兵的文藝創作為主，再配合上反映蔣管區現實的優秀創作，及關於創作問題的論文，上面已經編好的作品，全部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底以前出齊，以後將繼續編印并告訴讀者。



• 1949 •

價定本基
元五